

年

卷

期

14

22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第 十 四 卷
第 二 十 二 期
(第 二 〇 三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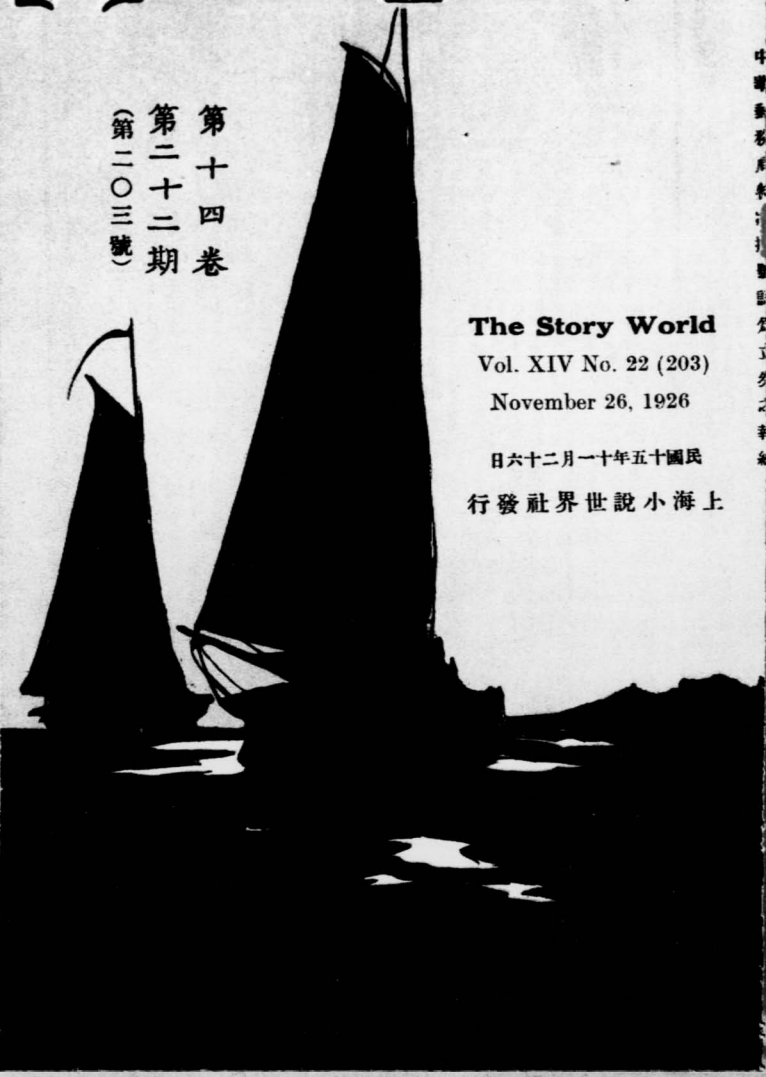
The Story World

Vol. XIV No. 22 (203)

November 26, 1926

日 六 十 二 月 一 十 年 五 十 國 民

行 發 社 界 世 說 小 海 上



中
國
新
報
社
發
行
第
二
〇
三
號

商務印書館編印

文學大綱

發售

預約

紙面每部

定價 八元

預約四元八角

布面每部

定價 十元

預約 六元

截止期：十五年陽曆十二月底

出書期：十五年十二月第一册 十六年二月第二第三册
十六年四月第四册

鄭振鐸編 四開版本精裝四册

全書二千頁 上等道林紙精印

插圖五百幅 彩色插圖三十餘幅

本書是講述世界文學一部重要的著作。內容材料，蒐羅宏博，世界上有名的作家，有名的作品，統有詳明而具有興味的介紹。其中一部份材料，乃為他書向所未載的。如關於印度的史詩與戲曲，波斯，阿剌伯的詩歌，波蘭，匈牙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諸國的近代文學之材料，皆為同類之書所不曾叙及者。關於中國作家和作品的敘述，佔全書四分之一，即在其他專述中國文學史的書上，亦無此豐富全書敘述極饒興味，毫無一般文學史的枯燥之病。插圖近五百幅，大都為古今名家之手筆，其中一半係編者數年苦心搜集得來，頗多珍異之品。每章後附參考書目，可供讀者選書購書之助。每册後附年表，又有中西索隱，極便檢查。研究中國文學者及西洋文學者，均應閱讀此書，即一般讀者，作家，教育家，藏書家，亦不可不購備參考。

◀ 分三票郵附請本樣閱索 ▶



編者的報告

昨接安慶張味蘋先生來函。節錄如下……頃閱十一號小說世界。蔣先生小說枝談第三節。引留青日札之故實。下注「著者姓名俟檢。」蘋按。日札爲明田藝衡所撰。蓋亦筆札中之一佳作也……

敲詩小集第四次。已在本期揭曉。第五次亦準在本年揭曉。暫作結束。明年再出第六次題目。

下期的小說。可以預告的。有呂伯攸、黃葉兩人的創作。雜文可以預告的。有編者的「女詩豪薄少君」。

汕頭巫最芳先生鑒。我們的敲詩小集。凡是應徵的。不須附寄郵票來。今你附寄了郵票一角來。我們拿六分寄還你。拿四分作爲寄還的郵費。早已寄出。請你查照。還請你下次應徵。不必附寄郵票。

□ 小說世界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二期 目錄 □

□ 圖畫 □

大連之帆船(滿蒙一瞥之七)

蒙古之沙丘(滿蒙一瞥之八)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演說家.....唐小圃譯
白樹田譯

默認的理會(補白).....蘇兆驥

刈麥的競賽.....橄欖生譯

儂心……………姚廣夔

黎秋萍先生來函(補白)……………黎秋萍

青年創作集(八)……………江輔階等

敲詩小集(第四次揭曉)……………編者

歸舟(補白畫)……………胡同光

洋水仙栽培法……………童君樂

辨國風中之巫詩……………胡懷琛

春潮(補白)……………獨爾生

小說枝談(續)……………蔣瑞藻

勞苦世界(長篇小說)(續)……………伍光建

較之炮彈刺刀尤險

戰士受風雨之勞而染恙每得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其效復其體力強壯其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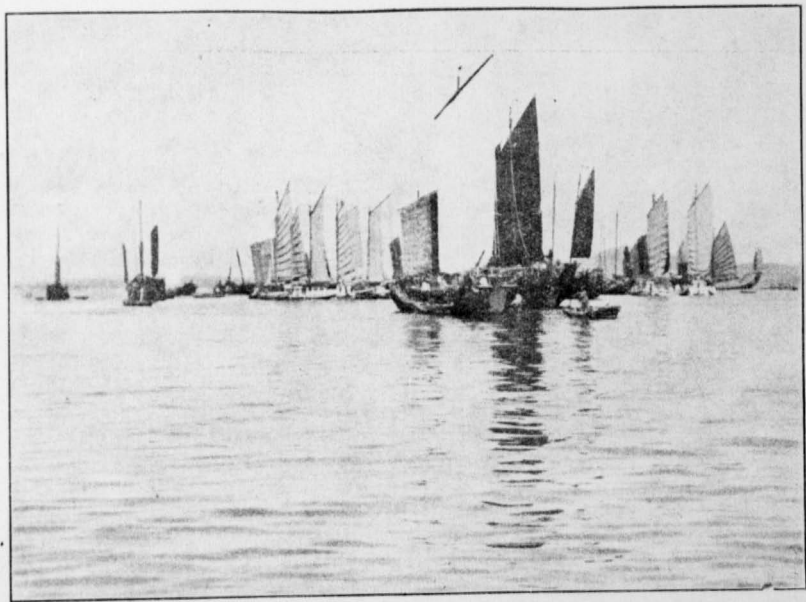
軍士無論其品級之高下自將而至卒對於草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均極表歡迎此其故良由彼等深知該丸之確能潔淨血液強健腦筋而使恢復體力也凡軍人之因血液不潔而患瘋濕骨痛腎尻酸痛腰背酸痛筋系刺痛或復操勞過度飲食腐敗所致之身體虛損各症者均先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為絕對良方也即如江西南昌陸軍少校方鴻勳先生之證書即為確據也方君來

方鴻勳君



功力不分男女專治血薄氣衰腦系疲乏少年虧弱為實因是丸確有補血之功故其血出骨痛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瓶一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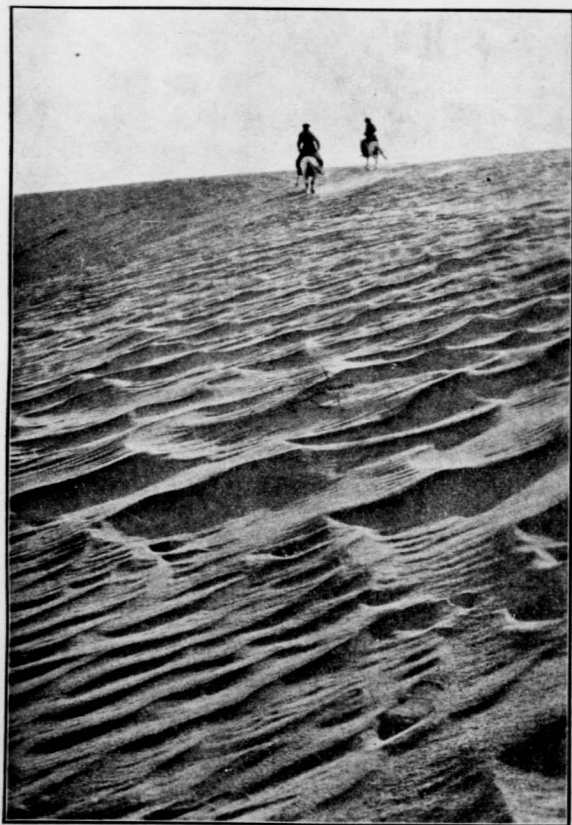
志請人幼習詩書也方君來函云鄙人幼習詩書也方君來函云鄙人幼習詩書也方君來



(印借亭旭)

大連之帆船

(七之警一蒙滿)



(印借亭旭)

丘沙之古蒙

(八之營一蒙滿)



演說家

(俄國霍柴甫著)

唐小圃
白澗田 同譯

有一個八等文官名叫克里勒的，因病身故，在一天很清爽早晨出殯。他病故的原因，是由於我們祖國最流行的兩種病：一種病是懼內，一種病是嗜飲。當那出殯的行列，剛由教堂向墳地出發的時候，有一個死者的同寅，名叫坡普拉斯哥的某君，連忙坐了車，一直的向他的好友扎波伊岑的家中馳去。這個扎波伊岑，雖然年紀很輕，可是在社會上，已享盛名，想讀者諸君知道他的，也必然很多。他真是天賦奇才，擅長雄辯，無論是慶祝紀念，或是開會追悼，他都能即席演說，不必事前預備。他

尤有一種特長，是不拘什麼時候：卽或是睡覺初醒的時候，腹中饑餓的時候，飲酒沉醉的時候，以及害了熱病的時候，他全能演說。他的演說詞，圓融流利，就像是引水管中的流水一般，不但豐盈，而且流暢。至於哀悼詞，在他的演說辭典中，尤其豐富，比割烹店中蜚螻的悲鳴，還要加多十倍。他因爲善於詞令，演說起來，總是很長的。有時因爲留他演說，必須要去請警察來援助；其中尤以商人辦喜慶事時爲最甚。

坡普拉斯哥，到了扎波伊岑家中，便向他說道：「老弟！我特意請你來啦！你趕快的穿衣服，我們好一同前往！我告訴你！我們一個同衙門的死了，此刻正要送他到那世去。我想老弟你在這個當兒，總要弄個送別詞纔好……你要知道！所有送殯的人們，全都盼望着你呢！你想若是死了個輕微的人物，我們自然不來驚動你；但是這個死者，是個祕書呢……和衙門的臺柱子，還有什麼分別呢？似此可兒，安可無辭而葬呢！」

扎波伊岑打了一個欠伸，說道：「哦！祕書啊？不是那個醉鬼麼？」

坡普拉斯哥說道：「是的，就是那個醉鬼呀！朋友！你要知道此了去，又有餅吃，又有酒喝，還許得

點兒車資，多麼好啊！朋友！我們立刻就去罷！你到那座墳上，來獻一段有聲有色的哀悼詞，你看他們怎樣的給你道謝！」

扎波伊岑聽了坡普拉斯哥的話，便欣然應允了。於是他把頭髮澎澎的梳起，又在臉上拍了些撲粉，然後同坡普拉斯哥走出門來。

他一邊上車，一邊向坡普拉斯哥說道：「我早就認識你們這個祕書啊！像他那樣狡猾的東西，實在少有！沒想到他也回到天國去了。」

坡普拉斯哥說道：「喂！哥里沙（扎波伊岑之名）你不要罵人哪！」

扎波伊岑說道：「人已死了，固然是不必批評他了；但是他究竟是狡猾的很哪！」

這兩位朋友，談到此處，已經趕上出殯的行列，於是同一切送殯的人，合在一起。因為那靈柩抬得很慢，所以他們兩個，在未到墳地以前，還來得及三次到酒店去喝點兒酒，定定神。

靈柩到了墳地，照例舉行露天祈禱；祈禱完畢，所有死者的岳母，妻子，小姨，全都按着習慣，嚎啕大哭；當下葬的時候，死者的妻子，並且高聲喊道：「把我也放下去罷！」但是實際上，她並沒殉葬，大

約是因爲想起卹典來了。等到一切全平靜了以後，扎波伊岑便從人羣中顯露出來。他先向大眾，用他的眼神一領，然後開始演說：

「諸君！你們信仰視覺和聽覺嗎？此刻所見所聞的，如這悲慘的靈柩，和歎息痛哭的聲音，以及淚洗似的面孔，不全是可怖的幻夢嗎？唉！不是的！這不是幻夢！也不是視覺和聽覺來誑騙我們哪！我們在近日還親眼看見的一個人，他是何等的康健，何等的活潑，何等的清潔；他在國家的善政上，是不辭勞瘁的，就像蜜蜂向公共的蜂房裏，輸送蜂蜜一般。他到了如今，竟化爲灰燼，祇賸些燃燒未盡的物質了。那鐵面無私的死神，竟當他垂暮的年齡，卻還精力強壯，與高彩烈的時候，把一隻使他沉溺的手，向他伸了過來，這豈不是毫無代價的損失嗎？我們誰能代替他呢？現在的好官吏，固然很多，但如普羅果非，在一般好官吏之中，可是首屈一指的呀！他從良心裏面，忠於自己神聖的職務，既不惜力，也不貪眠，並且是不貪財，不受賄。若有人想法子來賄買他，使他損害國家的公利；或用人生的豔福來誘惑他，使他背叛自己的職守；你看他，怎樣的看不起他們哪！再者我親眼看見普羅果非，以自己微薄的薪俸，調濟那極貧極貧的朋友；我想諸君，剛纔也聽見那些靠他調濟度日的孤兒寡婦，

怎樣的痛哭了。他因爲忠心盡力於自己的職務，和慈善的事業，把人生的快樂，全都忘了；甚至把家庭的幸福，也犧牲了。諸君要知道！直到他自己的末一日，他還是個鰥夫呢！我們雖然都是他的好友，可是誰能去代替他呢？到了此刻，我們怎麼能再看一看他那剃過的可愛的面孔，向着我們微微一笑呢？我們怎麼能再聽一聽他那溫柔和婉誠懇親切的喉音呢？唉！普羅果非！你的和平，變成灰燼了！唉！你是個清廉高尙的勞動者，你就息肩泉下罷！

扎波伊岑講到此處，稍停了一停，仍然接續着演說；但是一般聽衆，卻都切切私議起來。他的演說，原爲聽衆所歡迎的，甚至還能令聽衆擠出不少的眼淚；不過他的演說裏，有幾處令人懷疑的地方：第一，在那時候，人人都呼死者爲克里勒；爲什麼演說家卻稱他爲普羅果非呢？第二，人人都知道死者，與他的髮妻，整整的交戰了一世；爲什麼演說家卻說他是個鰥夫呢？第三，人人都知道死者是一部極濃厚的紅髯，從有生以來，也沒剃過一回；爲什麼演說家卻說他剃過的面孔，又何所根據呢？因此令聽衆人人納悶，互遞眼色，還不由得聳起兩肩。

然而演說家，卻望着墳墓，像很受感動似的，繼續他的演說：「普羅果非！你的面貌，是很不美的，

甚至可以說是醜陋。你雖是陰沉嚴肅的代表，但我們全知道，在你這顯而易見的外表裏，所跳動的，卻是那清廉的，和那友誼的心！」

過了一會兒，聽衆覺得在演說家的本身上，也發見了一種怪狀：祇見他用把全副眼神，釘於一處，身體顫動，並且聳起兩肩，突然把演說停住了。他張着難看的嘴，帶着驚惶的神色，回過頭去，望着坡普拉斯哥說道：「你聽我告訴你，他還活着呢！」

坡普拉斯哥問道：「誰還活着呢？」

扎波伊岑說道：「普羅果非呀！你看站在石碑旁邊的，不是他嗎？」

坡普拉斯哥說道：「他本來就沒死，爲什麼說他是活着呢？死的是克里勒！」

扎波伊岑說道：「但是你親口對我說的，你不是說你們的秘書死了嗎？」

坡普拉斯哥說道：「克里勒，就是我們的秘書啊！你這個人，大約是你誤會了。不錯，普羅果非的，確也作過秘書，但是前任的秘書，在兩年前，已經調充第二科科長了。」

扎波伊岑說道：「唉！你們這些前任現任，誰弄得清呢？」

坡普拉斯哥說道：「你怎麼把演說停住啦？這多不便！你還是接着往下演說呀！」

扎波伊岑聽了坡普拉斯哥的話，於是轉過身去，重復向着墳墓，又雄談博辯的繼續演說起來。此刻在紀念碑旁邊站着一個老官僚，正是普羅果非。看他的臉上，果然是剃過的。祇見他氣憤憤的皺着眉，正向這位演說家望着呢。

等到衆官員同扎波伊岑送殯回來，全都向扎波伊岑大笑道：「你是被什麼附體啦？怎麼好好的，一個活人，被你硬給活埋了呢？」

惟有普羅果非十分不悅，口中喃喃說道：「少年哪！精透啦！精透啦！你的演說，應用在死者的身上，或者還可以；若是論到活人身上，簡直的是開玩笑。得了，得了，你饒了我罷！你所說的都是些什麼呀？什麼不可以賄買咧，不可以利誘咧，又什麼不受賄賂咧，難道這些話，全能對活人說嗎？祇不過是笑談罷了。再者誰又請求你傳揚我的儀表來着？什麼很不美咧，又什麼醜陋咧，我生來就是那個樣子，你何苦當大衆面前，一一指摘呢？真使我羞得無地自容了！」

(完)

默認的理會

(蘇兆驥)

電車底身子

陡的打了個頓，

走進三四個女郎，

伊們都抱着鮮麗的花朵，

紅的，紫的，白的都閃着花光；

對座窮漢子的懷裏的孩子，

他底小眼裏堆着禁不住的欲望。

車裏的人們都坐着不動，

誰留心那孩子底傾向？

他底眼光

卻被一個抱花的女郎捉住了，

伊含着和柔的微笑，

就折了一朵紅的玫瑰，

送進他底肥白的小手掌，

他也不會說句「感謝」

只伸出他底可愛的舌頭，

在花瓣上舐得像母親的乳頭一樣。

雪膚玉肌容色好

是用棕欖香皂後之效果

棕欖香皂係合棕果橄欖二油而成有清潔而兼
保養皮膚之功能其香味亦極自然無人不愛

各處大藥房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啓



美製

處世要道

人生處世。有至要之兩端。其一爲腳踏實地。不涉虛空。其二爲希望進步。勿使消極。但兩者性質相反。不能並容。惟在本會儲蓄。始有相容之益。且更能相濟。有鉅大之保障。（現有一千六百四十餘萬）又有鉅大之獎金。（僅特獎一項現有二萬二千餘元）是在本會儲蓄之儲戶。既能腳踏實地。又有希望進步。豈非兩端並舉乎。下屆開獎之期不遠。儲戶進步之希望。即在目前。幸速付款。並約同志入會。以赴機會。此佈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啟

詳章函索即奉



刈麥的競賽

(橄欖生譯)

原名 The Reaping Race.

Liam O'Flaherty 著

譯自 J. O'Brien: Best British Short Stories of 1925.

黎明時候，刈者已集於小麥田上。這是一塊長方形的大田，田主是退閒的工程師及姆麥克大拉。從一座山的斜坡上起，這塊田漸漸低下去，直接着鋪着沙的海濱路。一道矮矮的石欄把田圍着，黃色的麥桿頭，密密地成一整塊，斜壓在石欄之上，當清早的微風在牠們上面吹拂過的時候，牠們就互相假傍着，推擠着。

麥克大拉自己，穿着灰色絨服的一個老人，正立在石欄外海濱路上，和那些先來的人講話。他酡紅的臉龐滿顯出興奮的樣子，同身邊那些人高聲談着，揮着他黑色的荊杖。

「我昨天把牠量好，」他在說着，「準得不能再準了。正正經經講，三條地中，彼此相差連一吋

也沒有你們瞧見嗎？在田之縱邊，我已經畫好界線，使他們不至於弄錯。到這邊來，我可以給你看。」他領着人們從田之這端走到那端，並且指示給他們看，自己已經如何把這田勻分做三條，如何將地上畫着的界線分隔出每條土地。

「喂，現在是公平得無以復加了，」老人叫道，興奮得像小學生一樣。「等我一放槍，他們就要一齊開始，那一對先把他們的一條田刈好，就得着一張五鎊的鈔票。」

農夫們點點頭，莊重地向着老麥克大拉望望，雖然他們各自想着，本來只須兩鎊錢就好刈淨的田，他把五鎊錢化上去，算是發了癡。但是他們也像麥克大拉一樣的興奮，因為全島中手段頂好的三個刈者，都已加入與賽。他們現在正在山坡上田的頂端，預備開始。每個刈者有他妻子在一起，好將割下的麥束子捆扎好，並且替他拿吃喝的東西。

他們已用拈圖的方法，從麥克大拉帽中抽取三片海草，分定了三條的田。這時他們已在自己的各條上據着等候號令。雖然海風寒冷，日光還未把大地曬暖，然而每人已把衣服脫去，只留着一件短衫。短衫都解開着前襟，袖子高捲到肘子以上。他們穿的是灰色絨衫。各人腰上都束着一根雜

色的“Criss”，——一根縫就的毛絨帶子。在這條帶子下面，他們都穿着一條白布短袴，袴腳管都塞在統子頂上繡着花的絨襪裏面。兩脚用生皮的靴子保護着。大家都不戴帽。那些婦人都穿了紅背心，頭上圍着一根小小的頭巾。

在左邊的是密卻兒蓋爾和他的妻子蘇珊。密卻兒是個瘦長的人，很好着的頭髮披拂在額上，頭的左右前後雍得光光。他有一個鈎樣的鼻子，瘦削的嘴兀自向前向後的動着。他小小的藍眼睛釘住在地上，長長的白色睫毛幾乎碰到頰骨，彷彿同睡熟着一樣。他一動不動地立着，右手握着刈麥的鐮刀，左手插在帶中。他有時抬起睫毛，靜聽着開始的號令。他妻子差不多同他一樣的長，不過身體微胖，雙頰淺紅。她，一個沉默的婦人，立在那裏，正望着留在家中託母親照料的八歲的孩子。中間立着喬耐鮑特金，交叉着兩臂，橫撐着兩腿，正同妻子低聲莊重地講着話。他是一個手足臃腫的大塊頭，頭髮黝黑，前額以上的髮已禿。前額極白，兩頰極紅。常常的盛額，纒起他黑沉沉的眉毛。他妻子瑪利是矮瘦的身材，病黃的臉色，她上排牙齒微微在下唇上面向外突出。

在右邊的是柏德康新丁和他妻子凱脫。凱脫是又大又胖又多力的，臉上生有雀斑，上唇有些

顯明的髭鬚。她一大蓬沙黃色而蜷曲的頭髮，不時地鬆弛開來。她用一種高聲、重濁、帶着男音的口香，很有風趣地同丈夫講着話。她的丈夫，和她兩樣，卻是個短小的人，短小而且瘦削。雖然年紀還不到四十，面上已經生起縐紋來了。他臉兒從前也曾有過紅色，然而現在已變病黃。前牙幾乎已經全數落掉。他懶洋洋地立着，朝麥克大拉笑笑，寬弛瘦削的軀幹中暗藏着力氣。

於是，麥克大拉揮揮他的手杖。他舉起一臂。一聲槍聲震了出來。劉麥的競賽就此開始。只在一個動作中這三人曲着右膝跪下，好似操場上在練習兵操的軍士。他們的左手在同一個動作中攔住一把麥桿。彎彎的鐮刀在空中一幌，於是——咯吱一聲，彷彿飢牛吃着長長的新鮮春草的聲音。於是，三把小小的麥桿就平臥在石欄下朝露未乾的草上，每把的麥各在每個劉者彎着的左腿邊。三個婦人在急切的沉默中等候着第一束。因為第一束的先後，將為勝敗的預兆，一把，二把，三把，四把——喬耐鮑特金，鼻中噴氣如怒馬，不停地擲着一把一把的麥桿。高聲歡呼了一聲，他把鐮刀舉向空中，唾唾刀叫道，「第一束！」他妻子雙手迅速地伸過去。分出一小把麥桿，她把來繞住全捆的頭上，就敏捷地把牠扎縛起來。她長瘦的指兒像縫針一樣地動着。別的劉者和他們妻子不停地工

作着，一看都不看。三個人都已割了他們的第一束，他們女人跪着扎縛。

同開始時一樣勇猛地工作着，鮑特金不久就遠出他爭競者之前了。他不整齊地割着麥，在身體的地上遺留着因鐮刀下得不勻而起的凹凸。但他的速度和勇力實在驚人。他巨靈的兩手沉重地揮着鐮刀，攏着麥桿，他沉重的身軀向前疾進，好像一只巨象的身體在森林中奔跑。但是他運用不息的手足的動作中，卻有一種美妙的節奏。在他後面，他的女人跟着前來，扎縛着，迅速地扎縛着，她面上緊簇着莊重的矚覺，像一個正在深思一樁緊要決斷的人。

康新丁和他女人是第二。康新丁，這時動作着，顯示出可驚的力量和山羊般的敏捷。當他瘦削露骨的臂膊運動着去割麥的時候，他彎着的背上就墳起崛怒的肌肉，好比一串被壓的連鎖的彈簧。每當他跳着那跪着的右膝前進時，他發出一些好像截然而止的歎聲。他的女人，這時已經流着大汗，差不多接着他的踵工作着，續續地激勵他，打着她習慣的高聲而真率的口音，笑着談諧着。

密卻兒蓋爾和他妻子來得最後。蓋爾開始時是緩慢而規則，好似一部用低壓力運行着的機器。他同樣地繼續做去，絕不變動，絕不抬頭看敵人已到何處。他長瘦的兩手無聲無響地動着，靜中

惟聞鐮刀齒在黃麥中尖銳的咯吱聲。他垂下的睫毛常常直向着鐮刀割處。他絕對不回頭去看割下來的麥够不够一捆。他的動作統統是預先計算好的，沉靜，單調，死樣地準確。就是他的呼吸也很舒徐；從鼻子裏出來，好好一個安睡着的人。他妻子在後面與他同樣地動作着，仔細地扎縛每束麥桿，並不使出過分的氣力。

時候漸晏，人們從各處聚集攏來，佇看這幾個刈者。太陽高升到天上。一時炎熱異常。一絲兒風也沒有。麥桿也不復搖拂了。牠們在絕端的沉寂中立着，尖兒浮着白色，榦子耀着黃金。麥田之內，早已現出一大塊窪地，不停地在擴大起來。赤裸裸的土地，因為還留着那些與麥秧同下的金花小植物，微微有些綠意；這微綠的土地上面，點綴着一些灰白在日光下的麥束子。在人們談話的營營之聲中，可以聽見有一定的疾徐的鐮刀聲。

到正午還差一些的時候，鮑特金已經割完了半條地。在界線中點，本放着一塊石頭，鮑特金走到石頭邊時，就把牠拿在手中立了起來歡呼道：「這個足以證明，生於英佛拉拉的人，沒有一個及得喬耐鮑特金了。」一陣應聲的歡呼從石欄邊人叢中發出，但是肥大的凱脫，談諧地把一束麥桿

在頭上揮了一揮。打着粗獷的男音叫道，「這天還早哩，肥胖的鮑特金！」

羣衆狂笑了起來。鮑特金很生了氣，但是不回答。他的小聰明是不大伶俐的。蓋爾和他女人一些也不注意。在刈割中他們眼也不抬。

鮑特金的女人第一個去搬中飯。她搬來滿罐的冷茶，整塊的烘麥餅，這餅切成大塊，每塊厚厚地塗着牛油。她又帶來四個煮得很老的雞蛋。鮑特金夫婦沒有兒女，所以能够度着寬裕的生活——至少比別的農家寬裕。鮑特金剛把鐮刀擲下，狼吞虎咽地吃了三個蛋。他的妻子，餓得同他一樣，就吃了第四個。於是鮑特金就開始吃麵包，喝冷茶。他吃得和他刈麥一樣快。在二分四十五秒鐘之內，他們兩個把這許多東西吃光喝光。（那個醫生格勒弗，因為好奇，曾在海濱路上替他們計算這吃飯的時間。）一等吃完，他們就同剛纔一樣勇猛地工作起來。

鮑特金重新工作起來時，康新丁已經做得同他相並。康新丁並不停下來吃飯，他只依着英佛拉拉古時參與同樣的競賽中流行的吃法。凱脫把塗着牛油的麥餅喂給丈夫。她有時把茶罐遞與他，他就停下來喝幾口。所以這樣，他吃好的時候，他仍然與鮑特金並着。旁觀的人們大為康新丁的

急切所激奮，有些人就開始說着康新丁要勝了。

沒有一個人注意到蓋爾以及他的妻子。但是他們絕不停下來吃東西。他們已經漸漸地同敵人近起來。看去他們好像還落後得很遠的一段路，但是他們的樣子是十分安靜。反之，鮑特金吃了這頓飽飯，好像漸漸的困竭起來；康新丁已經明明把他留藏着的力氣使盡了。於是，等他們到了中路的石頭，蓋爾就靜靜地把他鐮刀放下，叫他女人拿飯來。從欄邊，她搬來塗着牛油的麵包，一瓶新鮮的牛乳，瓶底放着麥糊。他們徐徐吃着，又休息了一回。人們見他們休息着，就開始譏笑起來。但是兩人不注意。二十分鐘以後，他們始立起去工作。一陣含譏帶嘲的歡呼叫了出來。一個老人喊道：「密卻兒，你辱了我的面子了。」不要耽憂，」密卻兒說道，「競爭還未完畢呢。」他遂唾唾手，握了鐮刀重做起來。

後一會，人們的興奮到了高點，因為蓋爾夫婦再行工作時，工作得非常的快。他們的動作依舊與上午一樣地機械，一樣地有規則，但是他們的速度卻二倍於前。人們開始向他們吶喊。那些文士先生們就賭起輸贏來。以前，人們的興奮沒有濃重到這樣地步，因為鮑特金比別人遠出這許多，他

們就以爲勝利必屬於他。然而現在，鮑特金的優先已經逢着敵人。雖然他離蓋爾還是很遠，但是他的疲乏已經顯然，他鐮刀不時的弄錯，牠的尖頭竟刮向泥中去。他開始回頭望望蓋爾，被人們的吶喊震動着。

剛剛將要到四點鐘的時候，康新丁驟地頹仆，完全神枯力竭了。人們只得把他扛到欄邊去。一羣人圍了攏來。牧師洛勃登先生從瓶中弄了些白蘭地給他喝了，這纔還過來。他用力想回去，再行工作，但是他立不起來。「留在那裏罷，」他妻子恨恨地說道，「你是完了。我自己做去。」把袖兒在肥胖的臂膊上再捲些上去，她走過去拿了鐮刀，高叫一聲，開始狠狠地工作。「勇呀！麥克大拉喊道，「我要給他一個特獎呢。」

但是人們全都把注意集中於鮑特金與蓋爾間的競爭。激着怒惱，鮑特金併力地趕了一陣，所以他又遠遠的在前面了。他巨大的身軀隨着刈割的行列向左向右向後退地動着，好像是在吞食那些金黃的麥桿——牠們在他面前隱去得這麼快。每當一束完成後，那瘦削的女人就攬住他扎好。然而，當鮑特金在五點鐘回頭看看的時候，他見着蓋爾依着可驚的一定的規程向前而來。鮑特

金驟然覺得全天的疲乏壓上了身。

這疲乏起初使他覺得異常口渴。他叫妻子到石欄邊去拿他們另一罐的茶。等她拿了茶回來，他就喝起來。他的朋友在人羣中叫喚他，警告他，但是口渴使他發狂。他儘是喝着茶。於是他的官能就呆木起來。他昏昏思睡。他的動作連自己也不覺着。他只看見牆壁，他戰向前去。他開始自言自語起來。他只須把別一邊割去就可以割完。再是三束……那時就……莫佛拉拉第一個人……五鎊錢的鈔票……

但是剛在那時候，一陣震響的歡呼傳到他的耳中，這叫聲高入空際：「蓋爾勝了！鮑特金，歎了一聲，傾頹於地。

(完)

四部叢刊

第二次要預約

—— 止截底月二十曆陽年五十 ——

全書三百二十三種（二十四史先成
不計）二千一百冊十五萬八千葉第
一次預約定價本廉距今多年工料加
昂本館爲創業三十年紀念起
見發行第二次預約仍照第一次預約
價不加分文但紀念期內不再贈券

預約價

連史紙（一次交）五百元（三次交）各二百元
毛邊紙（一次交）四百元（三次交）各一百六十元

書根

印成書名冊數加費三十二元預約時一次付清

郵費

國內各行省三十八元預約時一次付清

出書期

十六年六月十二月十七年六月十二月四次出齊

索閱樣本附郵票二分 另印書錄每册一角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雙 解 標 準 英 文 成 語 辭 典

The Standa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Bilingual Explanations

編者 志雲 編 王岫 盧 吳康 校 布面精裝一冊

五 大 特 色

- 一. 取材精審
- 二. 註釋詳細
- 三. 漢譯明確
- 四. 例句豐富
- 五. 排列整齊

英文成語，最難索解，國人研究英語，每感其苦。本館前輯「英文習語大全」，卷帙稍繁，茲編所舉凡七千五百餘則，盡屬英美近世最通用之成語。英文註解之外，並附漢譯，一語數義，兼舉並列，各附例句，以相闡明。版本大小適中，字體清明合度，中等學生及一般研習英語者，是書適稱其用。

發售
特價

每部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一元

郵費五分

特價期
年五十
止歲寅月二十曆陽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儂心

(姚廣夢)

我始終不忘我以前的誓言，

我還拚着赤心求愛我者的原諒；

薄薄的秋雲在我頭上飛時，

我的心只跟着他飛到我愛人的身旁。

秋讀我最後之一書——我本來可以不寫這封信了。我本來可以不再多說了。我只爲太愛你太可惜你的緣故。所以再寫這封信給你。願你肯讀完我這封信。譬如你讀你現在的珊瑚的信一樣。

記得莫愁湖畔。我們同在慨嘆着人生的乏味。唉。秋啊。我到今日。纔明瞭了。所謂人生是什麼。我又何必。要慨嘆着他的乏味呢。我也不值得慨嘆着啊。我現在已明瞭。人生實在是虛偽的。正如帶了紅綠玻璃的眼鏡。去觀察白色的東西。所見到的僅僅是不實在的一種幻象。唉。我不得不懊悔我以前把人生認得太真了。

至於愛呢。只索付之一笑罷。秋。現在我居然也能自己消遣。不如以前般時時感覺到枯寂了。我想。愛這一字。簡實不知所云。大約是供給一般文人弄弄筆頭的罷。秋。你試一讀你以前給我的一首新詩。（我現在抄在前面）這大約就是我看透人生的一種參考書了。我寫這一首詩的時候。我還自己在發笑。

秋。現在我也抄一首詩給你一看。你以為何如。

曾經滄海難爲水，

愛之誓言我終不信；

除卻巫山不是雲，

我也不值得如此認真！

呀。是了。我卻忘了一句最緊要的話了。珊瑚妹妹現在身體好麼。你現在寫信給伊。是不是稱伊「我最親愛的妹妹」啊。若是如此稱伊。我想有些不妥罷。這一個「最」字。我以爲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了。但是。這或者還是你多情的一證。譬如最給人瞧不起的我這樣。居然一旦有人稱我是他的「妹妹」了。是他的「親愛的妹妹」了。是他的「最親愛的妹妹」了。我當時的心中。唉。秋。正也如現在你的珊瑚……你_{最親愛的珊瑚}一樣。

再有。我也必須告訴你。珊瑚妹妹。我倒也很知道伊的脾氣。伊實在是一個最天真的小妹妹。伊還不能像我這樣可以受些冤屈。萬一伊有得罪你的地方。你萬不可把以前給我看的眼淚再給伊看啊。因爲伊見了男子的眼淚。真如大海的波浪一樣可怕。

說起了眼淚。我倒又想起了一件事了。那美國電影明星范倫梯諾之死。有一個婦人用薑汁巾擦了眼睛。陪着旁的弔客下淚。這種虛偽的淚珠。秋。你說可笑不可笑。（編者按。聞粵妓用薄荷油擦眼。）

中國的小說家。最可笑了。以前我讀過一篇東西說。「一個人的笑大都是虛偽的。惟有一個人的哭。

卻大都是真誠的。」但是把上面這樁事講來。他的說話。不完全可以推翻了麼。秋。我以為既有了虛僞的笑。自然也有虛僞的哭。世界上一切事。大可作如是觀呢。

秋。我還得勸勸你。我以為你太會把赤心和真誠對待人家了。而因此人家反不能明瞭你的赤心和真誠。我們這種女子。老實說一句。真不值得施用珍貴的赤心和真誠。秋。到底你現在也有些懊悔罷。我現在很沒事做。很歡喜讀你以前給我的信和詩。秋。你以前給我的許多信和詩。我幾乎可以背誦得出了。其中「我愛你」「我愛你」……這三個字。真如每天吃下的米粒那樣。不在荒年飢歲。不覺得吃飽的福氣。

上面的話。說得太可笑罷。秋。好在你也歡喜說笑話的。我心中許多話。或者可以供給給你長夜的消遣。或者還可以增厚你和珊瑚方與未艾的熱愛。

我以為「愛」的這樣東西。最好是常常能變易。真應當像大丈夫的志氣一般。能屈還能伸。（天氣漸漸由酷暑而趨於涼寒了。戀愛漸漸由熾熱而趨於冷淡了。）但是。以上的話不是我所希望於珊瑚妹妹的。

孤獨的涼夢做得很安適。我纔知道一個人的經驗是不能不有的。我曾見不少不少的青年男女們。他們一見了這孤獨兩個字。好比是服了一服涼藥。他們的思想正彷彿同以前舊人物思想中的成雙作對一樣。可是有經驗的人處在這孤獨的境界中。恐怕反而覺得以前的狂熱是多事而懊悔罷。我現在很注意於衣飾一方面。本來這是女子很普遍的心理。我很注意於人家的新婦。以前穿的衣服。我全因他太舊太不合式而改製了。這種喜新厭故的惡習。我很希望能改革去。暇時。我將往訪麗妹妹和伊一商量。

在許多人的眼光中。都以為女子最會「妬」。我倒很以為然。但是反過來說。女子何以要「妬」呢。這還得去問問製造女子的夏娃。伊為什麼不把聰明而機變的心裝在女子的心樞裏。卻把誠實而木拙的心給與女子。因此。我們女子最笨最笨的一種方法或是思想。反而給聰明的男子輕輕批評上一個「妬」字。秋。可憐我至今還不能明白什麼是男子口中的女子之「妬」呀。

寫來也不少了。我寫這麼樣長的信。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哩。破費了你許多珍貴的時光（或者不）很對不起你。請你代我求你親愛的珊瑚的原諒。這封信。你可以不覆了。你的話。你的心。我已在你以前的話中以前的信中充分地明瞭。你真是一個聰明而多情的青年呀。秋。

芬所寫。

黎秋萍來函

編者按：十七期另外一欄所載「寒衣曲」，編者附註「寫信問黎秋萍先生」云云。今接黎先生來函，照錄如下：原函又謂「寒衣曲」現已製留聲唱片云。

寄塵先生：弟適從西湖回滬，惠函已在錦暉君處擱置三日，遲遲作覆，歉甚。

「寒衣曲」作者即錦暉君，寓意乃明暉自擬，今據先生在小說世界所發表者，對校似略有出入，更正如下：

(一) 慈母念子之曲

寒風習習，冷雨淒淒，鳥雀無聲，人寂寂，織成軟布，斟酌剪寒衣。母親心裏，母親心裏，想起嬌兒沒有歸期，細尋思，小小的年紀，遠別離，離開父，離開母，離開兄弟，姊妹們，獨自行千里。難記難記，腰圍粗細，身段高低，尺寸無憑難算計；望着那灰線空着急，望着那剪刀無憑依，望着那針兒只好歎氣，望着那線兒沒有主意。沒有主意，記起記起，哥哥前年有件衣，比一比弟弟。

(二) 遊子念親之曲

琴歌陣陣，笑語殷殷，課罷歡娛，歡不盡。綠衣人來，送到包和信，仔細看清，仔細看清，看罷家書，好不開心。是母親親做的新衣，寄遠人，一千針，一萬針，千針萬針，密密縫。穿來軟又輕，對鏡對鏡，不短不長，不寬不緊。新衣恰好合兒身，穿起了新衣，不離身，穿起了新衣，記起了人，記起了人，來眼淚零零，記起了人，來不能親近，親近，親近，且把新衣比愛親，親親母親。

青年創作集(八)

最後一餐

(輔借)

天已亮了，東方一隅，浮出幾點的朝霞。淡藍的天空，隱隱地還有幾點星光。青草叢叢的平地，綠葉陰陰的樹木，都好似清靜得非常，幾隻小鳥，棲在樹上，唱着美麗的歌曲。唉！大自然的景物，在晨光裏看起來，真如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

我被心所束縛，——回家心所束縛，所以起得非常的早。宿舍裏還寂寞無聲，但是已有幾個回家者起來了。他們拖着木屐，嗒嗒，嗒嗒，的一陣鬧聲，打破清晨的空氣。

我定了一息神，便把昨夜未曾整好的物件，理了一理。那知

我打開箱子一看，呀，昨夜那裏整過，一切衣服鞋帽，書籍等，比平日更紊亂了。我不知所爲，祇呆呆的望着出神。唉，這時候我的心，比這箱子裏的物件，更要紊亂幾倍，因爲我的心，充滿着回家之念，和別離的苦况。因此昨夜整箱子的時候，無心地已把物件紊亂了，但我却以爲整好了，唉！心之所至，無可奈何。

鐘聲鬧了，報告我六點了。祝良半睡半醒的問了我一聲：「文定，這樣早起有什麼意思呢？」說罷，他又睡去了。我繼續着整我的行李。

門開了，紹造匆匆的進來；他好似還未睡醒的一般，擦了擦眼兒，隨口說道：

「早，早，文定，請你幫我打鋪蓋，好嗎？」

「自然可以。」我很堅決的說。

「噢，我恨不得一刻就到家裏。我心急來，文定，你急嗎？」他目注視着我說。

「急啊，」我無聊地說。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很不願意離開親愛的朋友。

「哎，」他跑起來了說。「我也不願意啊。」同時他臉上似乎有點苦意了。全室的空氣，漸漸地又歸寂靜了。

我跟着紹造，走進了316號房間。紹泉已立在那裏等我。紹泉是紹造的哥哥，所以我也認得的。

他見我進來，便和我握手，說了一聲「早。」這是一句普通的舊語，早晨時必定要用着的。因為用得慣了，自然而然要講的。我也還了一聲「早。」便開始打鋪蓋。

鋪蓋打好了，箱子整好了，我們三人，相對默然。

一間大廳的裏面，排列着許多桌子。上面都放着幾碗菜，和

碗筷等。——這是一間飯廳，一望而知了。

鈴聲響了，一羣學生，很雜亂的進來了。大廳的裏面，頓時間充滿着雜沓的聲，我坐在紹造，紹泉的一桌，他們都對我坐着，二隻黑溜溜的眼兒在發光好似有萬分的傷心事。

「這是最後的一餐了。大家留過紀念罷。」紹造握着筷子說。「有什麼紀念呢？阿造，你下年來不來。」我急問。

他聽了這句話，頭低下了，眼也紅了，緩緩地說，「恐怕不來了。文定，別離了。」

「最後的一餐了。我願各人都吃一個飽。」我想了這句話說，但是我自己却已吃不下了。

紹泉低着頭吃飯，他聽見這句話，也擡頭望了一望，說一聲，「是呵，最後一餐了。」

祖英聽得非常出神，最後他很快活的說道。「我來請客，你們慢慢吃，我去炒一碗蛋來。」說罷，他就到廚房裏去了。我們幾人靜靜地等着。

一會兒，祖英來了，他手裏拿着一碗黃色炒蛋。他放在桌上，

用筷子點着說，「定，這，請吃啊。這是最後的一餐了。」全桌的人都動着筷子吃。但是各人都似乎飽了，這些還是勉強吃的。唉！全桌的人，和平日情形大異了。

飯後，我們四人，手挽着手走在一條煤屑鋪的路上，青草叢生，木葉碧綠，依舊如老景，但是我們四人的心，却是異樣。昨日也走在這條路上，嘻嘻哈哈，笑個不休。今日也走在這條路上，路沒有改樣，草木沒有改樣，我們的心沒有和昨日一般的快樂了。

「唉！時候真快啊，」紹造悲嘆地說。「我記得開學的一天，我們四人，也是如此走着。當時的情景，如何。如今要別離了。明天不知誰來走了。」

「光陰如箭，我說比箭更要快。但是在別離後的光陰，却是一日如三秋啊。」

「好夢難長，我很相信。我想我們半年相聚，却好似祇有一刻的光陰。」紹泉接着我說。

祖英本來最喜歡快樂的，但是今日也兩樣了。低下頭，現出

不愉快的神色。

「祖英，你也憂愁起來了。你說你是抱快樂主義的，今日也會得這個別離的滋味了。」我見他低下頭，譔笑他說。他聽了這話，便擡頭來說「文定，你倒也來譔笑人家了。別離是可悲的，難道我心也沒有嗎？」我們三人都笑起來了。

噙噙的鐘聲響了，我們各人的心弦，也隨着震動了。一羣學生，我也不識他們的姓名，如蟻般的，照着禮堂進去。

「唉，畢業禮到了，離散時到了。」紹泉喊起來。他握着我的手，比前更緊張些。

四人都默默的低下了頭，彼此握着手，照着禮堂的門走進去。一陣鈴聲，把我驚醒了。原來已開會了。

兩夕

(徐實君)

窗外的雨聲，仍是漸漸瀟瀟的，打在芭蕉上，作細碎，清咽，沉悶的聲音。

彬如坐在綠寫字檯一張沙發上，從承塵垂下的電燈泡裏

的金線，發出微弱光線，罩着這一室裏沉囑，靜謐。

彬如從書叢裏抽出一本關於哲學原理的洋裝書，粉黃色的封皮，久經翻弄，書邊已舊得成灰黃色。他不經意的翻開，一行的看下；又翻回幾頁往下看，——眼睛已迷惘了，實在不能再往下看，仍然放在書叢裏。在煙盞裏取出半支雪茄，擦根火柴，吸着，吐出渾厚的煙霧，在這黯淡的燈光之下，覺一切都枯索，寂寞，迷惘；兩眼不由的垂下，在腦裏迴映他過去的影事，或者是人生必經的傷痕！一頁一頁的過去，不覺感到一種細微悽惻的悲酸！漸漸由酸惻的途程，到迷離恍惚境界，——手指夾的雪茄，未燃盡的餘燼，盪出細微的青煙；煙波散在空氣裏，消滅於無形中。

忽然房門呀的開了，他老友逸人輕輕走進來，彬如睜開眼睛，歇起身體，招呼一聲，逸人便坐在彬如對面沙發上，沉囑一會。彬如道：「好一個微雨之夕！可惜沒有人欣賞，給愁人聽了，反加憂愁的燃料，事實這自然的本意！」

逸人道：「誠然！但是我生命途中從未感到過愉快的雨夕。」

「本來快樂和悲愁，是隨人的境遇而轉移的。但是人的境遇如何能美滿呢！就是有快愉的境界，也不過片段的片段罷了！可泣的生命史啊！有幾頁可歌的圖畫！」

「就像我童年時，何嘗沒有甜蜜的快樂，不過是在不知不覺中過去，實在太可惜了！」

「天真瀟灑的歡樂，只有童年可消受啊！到了成年，心胞上都蒙了一層薄膜，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所以生出多少離奇的悲劇！」
「唉！回味到童年，我不覺又引出一頁往事來了，記得我九歲那年，母親帶我到外祖母家去，我快樂得什麼似的，因為外祖母家有比我大一歲的表姊，她名字叫雯，因為外祖母總是叫她雯兒，我舅舅只有她一個小孩，所以外祖母和舅舅都非常嬌慣她！他家又有大的花園，蒼翠的竹林。」

園中靜靜地，開遍了紅色與白色的丁香。還有幾大叢紅玫瑰及白玫瑰，在太陽中照得格外鮮艷。滿架茉莉配着碧綠的葉子，芬郁的花香，調和在這春日煦光中，從我細微的感覺裏，也覺

到怡然！

池沼旁的垂楊，給微風吹得飄忽蕩漾，枝上棲著一對黃鶯，相對婉轉地啼着，池裏的小魚，一隊一隊的游來，聽這脆妙的歌聲。在這百花叢裏，雯姊手盤在我的脖子上，一面走着，一面說着心裏愛說的話，輕輕從池旁走過。

雯姊挽着我走到碧雲亭上，坐在迴廊上歇歇，她滿額的短髮，給汗珠黏在額角，腮兒格外紅得可愛！兩條小辮，簪了許多未開的玉蘭苞蕊，全是我擲下給她的。一陣陣清涼的風，吹到身上，微覺有點涼意，醉意，雯姊又挽着我到竹林裏去玩。

矗立的翠竹，一竿一竿的長着；上面的綠葉，蔽滿了一塊青天，幽雅宜人！我便坐在枯葉滿地的竹林裏。雯姊握著一竿竹對我道：「我能嬉到竹梢上去，你相信不相信？」

我笑着搖搖頭，表示不相信她這般怯弱，會有這驚人的動作。

她被我笑了，不能不顯點能耐我看看，兩手緊抱着竹竿，一縱一縱地爬到竹腰了，我嚇得喊道：「好姊姊！快下來罷，嚇死人

了！

她停住低下頭道：「你不要亂喊叫，嚇我跌下來不是玩的啊！」又連續爬上頂梢，向我道：「逸弟好不好？」

「你快下來罷，給外祖母看見，不是玩的啊！」

「你放心啊！我時常獨自一個人爬呢！」說着鬆手滑下來，不留心滑到牛中竹節上的斷枝上，把她小腿刮破了，鮮紅的血，染滿了一竿竹。她到了地上，兩手握著小腿，眼眶紅了，滿臉着熱淚，不好放聲哭出來，我見她出血了，嚇得睜着兩個眼睛望望她；她把護子退下來，白嫩的小腿，一條傷痕，鮮血沁沁淌出，我一時忽然警覺過來，在袋裏拿出她給我的手帕，叫她裹起來，她含淚接過手帕，疊起來裹上，水紅洋襪，已染了一塊鮮血，她叫我拿到林外小溪流裏浸溼了來，我接過便到溪裏浸濕給她，她把手上，腿上一血漬揩乾淨了，遞給我拿到溪裏洗乾淨牠，我便到溪裏，洗乾淨了，圍在草地上曬着。走回竹林，見她用衣襟抹淚，我坐在她身旁，呆呆地望着她。她潮潤地淚痕，在眼臉上。我問她道：「姊姊還疼嗎？」

她搖搖頭，「不痛了。」臉上的愁容，仍是深鎖着。互相沉默了許久，她纔叫我把碟子取來着上，扶着我緩緩的走動。

伊回復了柔美的笑容，對我說道村中的故事，我聽了非常有味！空中飛翔的雲雀，時時在我們頭上掠過。她正說得津津有味，忽然秀紅——她是外祖母家的丫頭——在圍門口喊我二人回去吃午飯，要姊連忙答應着，走到圍門，秀紅對我笑道：「玩得有趣罷？」忽然看見雙姊褲腳上的血漬，嘆息道：「你又爬樹罷？跌破了什麼地方？要是把弟弟帶跌了，如何得了！」我望着她含有笑意的嬌嗔，嘻嘻的對她笑着，沒有感到異樣情緒！

三人搭訕的走進圍門裏去了。

「不說罷！或者你聽了，感到童年圖畫的美麗；生活的甜蜜；在靜中咀嚼着同情的餘甘；或者是餘酸！唉！在這幽靜雨夕！把我在心中秘藏二十年的影事，說出一頁來，心中喉中只有悲惻地懷咽！」

彬如聽到這裏，發出深長的歎息，或者是一種同情的答語。逸人站起來，伸個懶腰，告別出去。

窗外雨聲仍是漸瀝的，不止，黯淡的燈光，仍然罩着一切，靜寂的空氣中，只有雨聲和彬如心裏唱感波動的微音……！

十五、六、十五夜。作於安慶大珠子巷。

痕淚

(張躍淵)

還有什麼話再能說呢？命苦的人呀！親愛的弟弟，竟別我而長逝，同氣的手足早成了分枝。一切的和柔，微笑，甜蜜……從此煙滅雲散——重重的煩悶，孤苦，沉寂……却旋風般的吹來。最令人黯然銷魂的，再也莫甚於生離死別了；不過生離雖然傷心，終究還有重逢的一天，死別……只遺下些悲痛和絕望了！

記得去年，患病時的一天。將晚時候，母親和弟弟還有姑母同明弟，一起坐着談話。弟弟走近牀前，輕輕把嘴放在我耳邊說：「哥哥你瞧見了沒有！姑母家明弟的兩條牛角小辮子，走起路來左擺右蕩，像煞『搖蕩鼓』呢。」我聽了對他一笑。姑母看見對母親說：「嫂嫂，你有這一對互相親愛的兒子，將來的福氣真不小呀。」母親聽了微微的一笑，似乎心中有無窮的快樂，姑母又

問母親說：「志兒怎會不爽的？」母親說：「傷了風，便臥了好幾天，把我實在急煞。」姑母說：「大概對於衣食，不曾注意的緣故。」明弟囁着說：「我倒會自家當心了。」姑母板着脸對他說：「不要臉的——你誠自家當心，也不要昨夜尿出了，」說得大家都笑作一團。弟弟還在旁邊損嘴唇，叔眼皮對他笑。羞得明弟低着頭，好久不敢擡起來。母親又說：「明兒，來年小哥哥跟哥往新場讀書去了，你怎樣？」明弟說：「我不要去，爲什麼不去？」先生勸一勸就要敲手心，見了他，我也害怕。」弟弟插嘴說：「先生也是人，又不是老虎變的，難道會給他吃掉不成，你真膽小了。」

母親說：「你們天天嬉着皮玩耍一點也不肯用功，當然非教你們吃些苦不行了，這是警戒你們呀。」明弟說：「總之，我終不歡喜讀書，我要天天和阿花（小貓名）陪伴。」姑母笑着說：「本來，像你這樣一個頑皮孩子，除却日間玩耍，夜尿出而外，會曉得什麼。」弟弟說：「讀好書，後來纔能賺錢呀！你不願讀書難道希望做乞……」明弟說：「我的望做父親，做了父親，就有銀錢，有勢力，甚麼花生糖呀，洋囡囡呀，都得自己去買，再也沒人管我了。」

這樣使我忍不住笑起來。末後，姑母對弟弟說：「明兒，明天和姑母一同去。」弟弟說：「哥哥呢？」隔幾天便來。」弟弟說：「我不去了，沒有我，哥哥豈不更寂寞嗎？我要伴哥哥，我要唱歌，拍球，給哥哥解悶，不去了，我也不去了。」

這不是往年的事麼？怎的滄海桑田，頃刻之間，起了不測的變化！——對於別的事，都能勉強支撐，惟有弟弟的愛，真使我的心柔弱到了極處！

每逢散學回家，經過別家的門時，看着同學的弟弟，拍手笑着迎接他們的哥哥；頓使我想到我的弟弟，急急奔回家裏，走進大門，不見弟弟的影子，便提高聲音喊着：「弟弟，你躲在那裏？你的哥哥回來了！怎麼不出來……」唉！可憐的人兒啊！蘇醒罷！誰見人死了能復活呢？結果是一陣心酸，落下幾滴眼淚來！

前天姑母來了，也同着明弟來了，「搖蕩鼓」的辮子左擺右蕩；只似乎漸漸長大了。姑母說：「他已五歲，開年六歲，送他往正明讀書去了。」倘若我弟弟今日活着，早在校中讀書了。如今呢？除却坐在家中聽母親的悲歌，灑幾點淚之外，甚麼都沒有！我現

在把未來的一切都看得冷淡了，看到月亮照着我底孤獨的影兒；不由得灑下淚來，弟弟呀！你竟留下你寂寞的哥哥而長逝了！你不能答應我了，你不再和我玩耍；也不給笑容我看；……今後，我若再病時，淒涼的牀前，教我那裏呼你……我的悲痛，是徒然的了，任我千呼萬號，你怎能聽見，縱使聽見，也只能夢裏握手了！

整理舊物時，在小箱裏發見你的玩物，睹物思人，黯然淚下！母親教我都去燒掉，我暗暗裏藏了一只小皮狗，因這是我親手買的，也是你最歡喜的；並且上面有你畫的墨痕。唉！只剩這一點，可算你和我永遠作回憶時的紀念品了！

十五年，四，二十，作於上海明強中學。

火災

(徐實君)

彬文從老友組青家裏出來，外面的寒風，吹到面上，一絲感不到寒冷，或者借了幾杯勃蘭地的酒力，使全身血液迅速地環繞，衰弱的神經變幻得格外錯亂。想起剛纔組青結婚的喜譁；沉

靜的組青，——含有女性的青年，今天在客室裏招待來賓的忙碌，泛紅的面龐，含有無限的笑意，欣悅，和着賓客的喧嘩，笑語，許多來賓中間，有好些女客，都着着了很入時的衣裳，蓬鬆的短髮，繫着閃爍的鑽石髮帶，緊緊貼身的長馬夾，或是高高束起的裙子，美麗的高跟絲織鞋子，顯出各人的美態，互相爭奇鬪麗，面龐上都帶着自傲的神彩，行動起來，身上的香水精香味，空氣給她搽送到各人鼻觀裏，大家都感到一種自然芬芳的陶醉！所以男賓的雙目，時時注意這些女賓身上，評論衣裳的價值，或是面貌的美惡。彬文坐在這五光十色的人羣中，感受一種不可思議的煩惱和約束，幾次想走開；爭不過主人堅決挽留。

到組青行結婚禮時：階下的軍樂隊齊聲奏樂；禮堂上一對新人剛剛立定，三面的賓客，同時鼓出震耳的掌聲，讚美聲，彬文不由的雙目注視一對新人，新娘穿着眩目的彩衣，頭上披着水紅輕綉的彩球，一直拖到脚跟。含情脈脈的俛她愛人而立，低垂着頸，暈紅的面頰，顯着處女的美艷，含羞的雙目，在道強烈的燈光下，偷視下方的賓客，和新郎新製的禮服；新郎帶笑望着來賓。

彬文立在人羣裏，看到這種情景，兩眼不由微溼了，震耳欲聾的樂聲，和着賓客的譁笑，他神經恍惚得很，好像木偶般的立在那裏。到各種禮節完畢後，接着又是喜慶，他機械般的坐入席中，飲了幾大杯勃蘭地，吃了些濃味的菜，醺醺地有點要醉了，便辭了主人，告別出來，離開這甜美的境地，蹣跚的在冷僻的街道上行走，撲面的西風，吹散他幾分酒意。

遠遠的望見他寓所門前，一盞黯淡的電燈，紊亂的心境裏，起了無數的煩悶和哀感，想到自己孤獨，枯燥，寂寞，來，不覺走到寓所門前，推開半掩的門，寓所主人在房中和妻兒笑語，院中的樹木，給西風吹得發出簌簌懷切的聲音，和着簾際鐵馬的叮嚀聲，一直送他到樓上。他在身邊摸着鑰匙，開了房門，燃亮電燈，躺在沙發上休息。

他迷惘的躺在沙發上；忽然被一種緊急尖銳的鐘聲驚醒，細聽是一種警鐘聲。他不覺走到窗前，拉開窗簾，推開微塵佈滿，隔着視線的玻璃窗，定睛一看：遠遠的烏黑夜幕之下，一叢熊熊的火光，瀰漫的白烟，衝上雲霄，渲染着半天紅色，隱隱的鐘聲，和

着各種複雜，喧嘩的聲音，刺耳的尖利警笛，響成一片。

灰藍的天空，嵌着幾粒明星，閃爍的和着地下這一片火光爭耀着。

冷冽的寒風，吹到彬文面上，覺到秋夜的清冷。迷惘的酒意，都給這寒風吹散；感到失火的人愁苦，悲哀，心裏不覺起了一種同情的感喟！引起他隱藏在心裏，五年前的一幕慘景！不覺又作一度回憶。

皎潔的月光，照滿地上，閃閃的星光，隱約在空間，清爽的涼風，習習吹來，那時正是七月中旬的一個午夜，他和夫人玉如，挽着手在中庭散步，繚繞地談着話，多麼快樂！夜中的寒氣侵入，使他倆不能久在院中留連，他便和玉如回到樓上去安歇。

他倆睡得正濃的時候，不幸鄰家的火着了！風勢緊張，紅燄微吐的火苗，從屋頂上穿出了，等到街上人們呼喊救火，那無情火舌，已蔓延到他家屋上了；他從夢中驚醒，白漫漫的烟氣，塞滿一室，他驚慌失措，想把玉如喊醒，但是那可怕的火從屋頂上直散下來，望人欲死的熱氣，烟氣，使他失了知覺似的從窗口跳

下，——離地兩丈多高的樓上跳下，居然沒有受一些損傷！等他神經恢復了原狀，想到玉如還在樓上，欲上去救她時，卻是火已完全把樓面包住了。他好像瘋了似的要往火裏跑，那些救火的走去緊緊的把他抱住，禁止他亂動，但是他口裏仍是不絕的呼着：「玉如下樓來呵！火已經燒到你身上了……」

等到火映漸漸熄滅了，那拉他的人兀自不肯放他，對於拉他的人，好像仇人似的，醜罵神經已錯亂了。

夜色漸漸稀薄了，微弱的晨光，約略可以分辨各物。他的住屋，已燒成一堆瓦礫，凌亂的瓦礫叢裏，時時冒出一縷縷白煙。

彬文神智稍為清楚了些，拉他的人燒焦了手；他便如飛般的跑到火場，在那烙手的焦木熱磚堆裏，亂抓亂扒，忘記一切火的痛苦，只是懷風的呼着他愛人玉如！

愛妻的軀殼，終給他尋着了；美麗嬌豔的麗兒，婀娜的身材；現在變成了焦爛不堪，殘缺可怕的屍骸！癡情的彬文，緊緊擁着他愛人的殘骸，掙掙的苦笑，和着聲嘶的乾號；吻着愛人的焦膚。

荒涼寂寞的曠野，一所殘垣敗壁的破廟，神像左側，停了一

貝靈樞，一盞半明半滅的油燈，錫鏡的照着一切，陰森森的寒氣，使人毛髮。彬文躺在神龕裏，時時轉側，口裏發出深長哀痛的嘆聲。在這神靜而淒涼的境界裏，只有死者安樂的長眠，生者悲痛的轉側。牆角裏的寒蛩，咽着四風，儘力鳴着，來破這秋夜的寂靜。

活潑的青年彬文，經這次創創之後，神經衰弱錯亂得不堪，對於各種事情，都抱著悲觀。腦海裏常常幻出許多渺茫的境界，自己很想寬闊寬懷，祛除一切幻想。但是他脆弱的心靈，深饑了這毒性的傷痕，掉到萬丈煩惱之海裏，永遠無痊愈的日子了！

所以他變成一個多感的青年，遇到一件極細的事，都要引起他的悲感來。今天在老友祖青家裏，目接耳聞的種種動作和言語，把他潛藏在胸中的悲哀，激盪起來，實在難受。眼見人家新婚妻子，捧着嬌豔鮮紅的玫瑰花，脈脈的侍她愛人而立着，何等美妙！但是甜密的味兒，自己何嘗沒有嘗過！現在呢？只剩了孤鴻零雁，雙宿雙飛的况味；不能再有了種種恩潮，奔集在心頭，晶瑩的熱淚，早已要奪眶而出，歸來又遇見這一幕可驚的火災，往事重重，不覺又作一度悲哀的迴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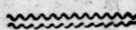
他伏在窗臺上，兩肩顫動的雙動，濕熱悲痛的淚珠，溼了衣袖。一片風吹着滿院樹木，發出蕭瑟的微聲。遙遠的火光，已淡滅無形了，隱約地傳來一二聲人們的驚擾，閃爍的星，仍然照着人。

間淚苦與安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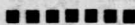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國民

年六十



日記日曆



上海及各省

商務印書館

印行

學校日記	國民日記	袖珍英文日記	袖珍日記	袖珍日記	案頭日記	小號日曆	大號日曆
		種乙	種甲				

印書紙彩色印每組定價六角

新聞紙紅黑二色印每組定價一角四分

印書紙紅黑二色印每組五角木座五角

上等印書紙印布面每冊定價三角

印書紙印假布面每冊定價一角二分

上等印書紙印布面金字每冊定價四角

上等印書紙印硬紙面大本每冊定價六角

上等印書紙印硬紙面大本每冊定價六角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審音度曲之導師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冊

連史紙二十八元 毛邊紙二十二元
王君九劉君鳳叔研究崑曲久有心得是編選劇四百餘齣凡分四集小眼實白一一詳載鑼段笛色無不註明古裝俞粟廬先生序稱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實白完全排場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許爲曲譜空前之作

元曲選

全書四十八冊

連史紙十六元 寶連紙十二元
詞曲爲金元兩代絕作傳於今者以明臧晉叔元曲選爲大觀傳本絕少原書非百餘金不能得本館藏初印有圖本每回少則二幅多至四幅情態逼真今據以影印當爲愛古家所驚賞

中樂尋源

章 斐編 一冊八角

書分上下編上編溯述國樂源流兼論國樂原理下編選錄簡短雋雅之歌譜所言大都參證西洋樂理敘述明白極便自修教授國樂採作課本尤屬適宜

度曲須知

全書四冊八角

此爲穆藕初先生家藏珍本近年先生聯合同志提倡崑曲蘇杭京漢各地皆有風發雲湧之勢茲承先生將是書付散館影印行世公諸同好海內騷人得此以爲審音顧曲之助庶幾考訂古律不至消亡也已

宋元戲曲史

一冊六角

戲曲爲社會之寫真惟向無專門記載其散見於舊籍者又苦漫漶難稽莫資考鏡本書爲海甯王國維先生所輯凡十六章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宋四章金一章元六章雜論四章所論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抉剔窮源竟委準古證今足資參考

顧曲塵談

吳 梅編 二冊六角

是書論南北詞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差異等極爲詳明足資研習崑曲者入門之助

商務印書館出版

敵詩小集

(第四次揭曉)

(編者)

原題

(一)○○煙波一釣船 千里 萬頃 滿眼

(二)○雲吐華月 暮 流 錦

(三)○雨發荷香 驟 秋 細

(四)六月山居○似秋 夏 亦 恰

以上四題應以何字爲最佳。請指出並說明理由。

出題者原擬之答案

(一)以「萬頃」爲最佳。因「萬頃」比「千里」包含得廣闊。而欲反襯下文「一」字。則愈包含得廣愈好。

(一)以「流」字爲最佳。因「流」字與下文「吐」能貫通。

(二)以「驟」字爲最佳。因荷花被夏日所曬。忽遇急雨。則香氣乃濃。「驟」字能寫出此情景。其他二字不能也。

(三)以「亦」字爲最穩。「夏」字則與六月重複。如用「夏」字。則六月二字可以刪去。「恰」字不及「亦」字。然「亦」字太熟。不及恰字別致。

應徵者之答案及理由摘要

營口杜華靈(一)萬頃。(二)吐。(三)細。(四)恰。一二理由。與出題者所擬理由相似。故不復錄。以下仿此。長沙解超(一)滿眼。滿眼已包含千里與萬頃。(二)錦。旣云吐。其雲必流。故以錦字爲佳。(三)驟。(四)亦。山西黎城徐步達(一)滿眼。(二)暮。(三)細。(四)夏。蕪湖李遂初(一)萬頃。(二)流。(三)細。(四)夏。直隸傅筱村(一)滿眼。(二)流。(三)細。荷花無濃香。當狂風驟雨。香自消矣。須微風細雨之際。方有清香也。(四)夏。紹興鮑亦超(一)萬頃。(二)流。(三)驟。(四)夏。寶應季頌年(一)滿眼。(二)錦。(三)細。(四)恰。本埠陳墨馨(一)萬頃。(二)流。(三)驟。(四)亦。常熟王士達(一)萬頃。(二)流。(三)細。

(四) 恰。浙江。長安。吳嘉壽。(一) 萬頃。(二) 流。(三) 細。(四) 亦。北京。蔭復禎。女士。(一) 千里。響。(按。原註
 一響字。意謂聲調響亮。)(二) 流。(三) 細。荷香清幽。非細雨聞不到。(四) 恰。嘉善。汪樑成。(一) 萬頃。與
 赤壁賦。凌萬頃之茫然相同。(二) 流。(三) 細。(四) 亦。本埠。張竹君。(一) 萬頃。(二) 流。(三) 驟。(四) 恰。
 朱涇。張吉霖。(一) 千里。(二) 吐。(三) 細。(四) 恰。本埠。葉衍鑫。(一) 萬頃。(二) 暮。(三) 秋。(四) 恰。本埠。邱
 雪廬。(一) 滿眼。(二) 流。(三) 驟。(四) 恰。閔行。張院西。(一) 滿眼。(二) 錦。(三) 細。(四) 恰。蘇州。沈勤成。
 (一) 千里。(二) 暮。(三) 細。驟字太煞風景。且與情景不合。(四) 恰。蕪湖。徐士敏。(一) 滿眼。(二) 吐。(三)
 細。(四) 夏。浙江。雙林。陳強夫。(一) 滿眼。(二) 流。(三) 細。(四) 恰。泰縣。何樑。(一) 萬頃。(二) 流。(三) 驟。
 (四) 恰。浙江。湯溪。貢景曾。(一) 萬頃。(二) 流。(三) 細。(四) 夏。吳縣。金夢秋。(一) 萬頃。(二) 流。(三) 細。
 (四) 恰。北京。李薇城。(一) 萬頃。(二) 流。(三) 細。(四) 恰。山東。高密。張少銘。(一) 萬頃。(二) 流。(三) 細。
 (四) 恰。本埠。錢慶增。(一) 滿眼。(二) 錦。(三) 細。(四) 夏。蕪湖。張子明。(一) 萬頃。(二) 暮。(三) 細。(四) 夏。
 本埠。碧桃。漁隱。(一) 萬頃。(二) 流。(三) 細。(四) 亦。本埠。莫輕。(一) 滿眼。(二) 錦。(三) 驟。(四) 亦。黎勤。吾
 (一) 萬頃。(二) 流。(三) 驟。(四) 恰。蕪湖。李道隆。(一) 萬頃。(二) 錦。(三) 細。(四) 夏。蘇州。何芳洲。(一) 滿

眼。(二)流。(三)細。(四)亦。太倉凌億園(一)萬頃。(二)流。(三)驟。(四)恰。陳宜亭(一)萬頃。(二)錦。
(三)細。(四)夏。浙江硤石徐心吾(一)萬頃。(二)流。(三)驟。(四)恰。綏化燕又新(一)萬頃。(二)流。
(三)細。(四)恰。香港梁振江(一)萬頃。(二)暮。(三)細。(四)恰。江西曾夢華(一)萬頃。(二)流。(三)細。
(四)恰。常熟吳國楨(一)千里。(二)錦。(三)驟。(四)夏。湖北黃崗夏虛生(一)滿眼。(二)流。(三)細。
(四)亦。吉林五常爽夫(一)滿眼。(二)流。(三)驟。(四)亦。本埠夏病梅(一)滿眼。(二)流。(三)細。(四)
亦。蘇州張繼安女士(一)千里。(二)流。(三)細。荷香先未發。被雨擊而發。初視之。驟字較佳。但香遠愈
清。無須驟力。且驟雨之前。必爲炎日。驟雨下後。暑氣正濃。安能聞荷香。(四)亦。本埠車邗飛(一)千里。
(二)流。(三)細。(四)夏。攸縣尹己任(一)滿眼。(二)流。(三)細。(四)恰。安慶張味蘋(一)萬頃。(二)暮。
(三)驟。(四)亦。夏字太平。恰字固好。然力弱。亦字則意外意固不僅六月也。湖南湘鄉張五徽(一)萬
頃。(二)流。(三)驟。(四)亦。阜寧張萬卿(一)滿眼。(二)流。(三)細。(四)恰。廣東松口巫最芳(一)萬頃。
(二)錦。(三)驟。(四)夏。涇沈瑞芝(一)滿眼。(二)流。(三)細。(四)亦。京兆昌平劉士民(一)滿眼。
(二)流。(三)細。(四)恰。北京鮑丹雝(一)萬頃。滿眼太俗。千里較佳。然寫景遠不及萬頃。(二)流。(三)

細。驛字亦佳。然不及細字真切有味。(四)夏。謂六月山居。雖夏季亦同秋時也。(十月五號爲止)編者按。以上答案。其理由與出題人所擬大致相同者。概不復錄。其答案與出題人所擬不同而理由有可取者。節錄一二。以表代其他。至於答案與出題人所擬不同。編者亦不敢認爲不是。故誰勝誰敗。編者不能斷定。請應徵者自相推敲可耳。

又。北京鮑丹雖君三次答案。灌縣馬明初君三次答案。山西太原郝晉維君二三次答案。廣東信宜樑中柱君二三次答案。均因寄到較遲。恕不發表。書此志歉。又。優勝者概無贈品。以矯上海詩謎之弊。下次應徵者切不要附寄郵票來。

又一個消息

(編者)

在本卷二十五期以前。另有「推敲餘談」一篇刊出。可供敲詩者的參考。先此預告。



(畫生先光同胡) 舟 歸



洋水仙培栽法

童君樂

洋水仙又稱「風信子」，西名 *hyacinth*，原產於地中海沿岸和南非洲地方，屬百合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本雜誌第一卷某期補白裏，有某君紀述洋水仙的形狀，他說洋水仙是屬於石蒜科的植物，這是錯誤的：屬石蒜科的，是吾國的水仙花，不是洋水仙。）莖高五六寸，葉狹長而厚，普通祇有四片，也有六片或八片的，色淡綠；地下有鱗莖，形狀和洋蔥頭相像，但比較的小些。春三四月的时候，從葉片的中間，抽出花梗，四周著生數十朵的小花，花形鐘狀六裂，花色青紫的居多數，香氣極濃，改良的新品種很多，有紅、黃、白等色；單瓣種類外，還有重瓣的花，花容美麗，適於玩賞，西洋庭園裏，很重視這種植物，都把他栽植於花壇，用盆栽的也有；並且有用特製的瓶，把水來培養他的。

氣候土宜

洋水仙耐寒性很強，在吾國南方氣候溫暖的處所，冬季不必有什麼防寒的設備；中部和北部

的地方，於栽培洋水仙的地面上，宜用稻藁覆蓋，以防凍傷；春季發芽後，當把稻藁除去。土壤宜耕鋤容易，排水良好，含有適度水分的砂質壤土為最佳；黏濕的土壤，切不可用。

栽培法

洋水仙的栽培，都用鱗莖種植；要他開花美大，宜選肥大鱗莖，在秋季九十月間（陽曆）種於花壇或盆鉢裏。種法如下：

地植的，先掘深約六寸的凹穴，施放腐熟堆肥和草木灰等為基肥，蓋土一薄層，然後把鱗莖種下，再覆土三寸厚；多數鱗莖一齊種植的時候，每個距離應隔五寸許，覆土的厚薄，也應一律，不是如此，恐怕開花時，就有參差不齊的弊病。

盆栽的，宜用五寸口徑的盆鉢，裏面栽植鱗莖一個或兩個；培養土應該肥沃疏鬆，才能發育充暢，開花美麗。

另有水養法一種：是用下大上小口開張的水瓶（西洋有一定式樣，專供栽培洋水仙用的）瓶內置木炭二三片，以防腐敗，再加清水，把洋水仙的鱗莖，安放在瓶頸上，使他底根部，恰好吸收水分，也不要給水接觸到鱗莖的底部，每週換水一次，就能發葉開花；和種在花壇或盆鉢裏的，有一樣的

功效，這個方法，和吾國把水仙花種在水盆及石子間，是一樣的道理。

繁殖法

洋水仙地下具有鱗莖，所以他是屬於球根類的植物。凡是球根植物，大多數都用他底地下部繁殖；因為這類植物，若用種子播種，開花時期，少者經過一二年，多者必須四五年，洋水仙所以不用種子繁殖，而用鱗莖去栽植的，也無非要他開花比較早些的緣故。就普通栽種洋水仙玩賞而論：可以向種苗公司或百貨公司，購些豐大底鱗莖種植就行，不必去自行繁殖。若要大舉種植，那購買的費用頗鉅，還是自行繁殖，得到多數的鱗莖為妙；並且品種甚多，也有好有壞，向外面購買，那鱗莖上是看不出來的。自己培養過後，那個好，那個壞，那個可以保存，那個必須剔除，就可一目了然。

講到洋水仙底繁殖，最好使他母本鱗莖的旁邊，能夠多生些小鱗莖；這種小鱗莖，分藏著母體的養料，把他一一分離，培養於苗牀或鉢，使他充分發育，隔著幾年後，也能開花；地下鱗莖，再生小鱗莖，如此生生不息，數年後，鱗莖就愈加多了。但是要他一個母本的鱗莖上，發生多數的小鱗莖，也是有個方法的：園藝家常用來繁殖洋水仙的，都把用作繁殖的大鱗莖的底部，用利刀切成十字形，深達鱗莖的中心，然後埋覆地中，不久那切口開裂，他底周圍生着不少的小鱗莖，這時候仍舊任他和

大鱗莖一同在地內吸收養料；到了第二年，就掘起分開，一一另行養育，再經二三年，小鱗莖都很豐滿，變成大鱗莖，就能夠開花。

管理

洋水仙栽植後，在他的生長期內，宜用油粕製的液肥，澆灌二三回，助他的生長。生長期內，更宜注意的：就是不宜移植，因鱗莖不易發生新根，如果移植時損傷他根部，一定營養不足，必致生長衰弱；倘不得已而必須移植的，應該仔細掘起，不要多他傷的根部。

開花畢後，俟現凋謝的狀態，應把花梗從基部剪去，不給他結實（注意勿傷他的葉片），那麼地下的鱗莖肥大。第二年的開花，一定可以旺盛了。六七月間葉片黃萎的時候，應將地下鱗莖掘起曬乾，貯藏乾砂或木屑裏，安置陰涼乾燥的地方，預備秋季再種；或者任他在地中，不掘起貯藏，第二年也能够開花；不過掘出貯藏，較為安全妥當些。

洋水仙依照普通手續栽種，到第二年春末的時候，才有花玩；如栽培在溫室裏，開花期就能够提早，現在瀝地各花園，都於舊曆的歲尾年頭，已把洋水仙催開了花，圖謀善價而沽，這就是利用溫室，才能達到這個目的。



辨國風中之巫詩

胡懷琛

考詩歌發生之原因。祀神其一種也。世界古國。如希臘。如印度。無不有祀神歌。在中國亦有之。楚辭中之九歌是已。

然楚辭中有祀神之歌。而國風中獨無之。豈當日所謂中國人民程度。比南蠻爲高。故無此迷信神權之舉歟。或雖有之。而爲孔子刪去歟。前一說殊與事實不符。後一說較爲近理。故今人多主張此說。且藉此爲孔子曾經刪詩之證。余昔亦持此說。今則殊覺其未盡然也。

今日所見之國風中。未嘗無巫詩。特爲後人所誤解耳。例如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游女指神。其爲巫歌。不無可疑。然不及陳風爲尤著。

匡衡曰。陳夫人好巫。而民多淫祀。(奏書)班固曰。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地理志)陳風之多

巫歌。漢儒早言之矣。卽朱子集傳。於陳風亦謂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是朱子且言陳風中有巫歌矣。所可怪者。朱傳中絕端未嘗指出何篇是巫歌。而概以歌情目之。前旣言「好樂巫覡歌舞之事」云云。後又不指出何篇爲巫歌。是朱子卽自相矛盾矣。

今姑不辨朱子之言。只就陳詩自身而辨其中有巫歌與否。考陳詩共十篇。除衡門爲隱者所歌而外。其他各篇謂之爲巫歌。殆無不可也。（惟墓門似不是巫歌）何以知其是巫歌。則試與九歌相較。卽可見矣。

陳風月出之首章曰。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九歌雲中君曰。

思夫君兮歎息。極勞心兮憊憊。

陳風中之「佼人」卽九歌中之「君」也。

陳風東門之楊。其葉泂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九歌湘夫人云。

白蘋兮聘望。與佳期兮夕張。

陳風中之昏期。卽九歌中之夕張也。不過一則相期於東門。一則相期於水渚耳。

陳風宛丘之首章曰。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子謂神無望。謂不可見也。）

九歌湘君云。

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陳風之無望。卽九歌之未來也。此皆與九歌相較。知其爲巫詩也。此外尤有足證其爲巫詩者。宛丘之末章曰。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鸞翻。

朱註。謂此亦男女相會歌舞之辭。缶爲瓦器。擊之以節樂也。鸞翻。以鸞羽爲翳也。舞者持以指麾也。余按鸞翻。爾雅引詩作鸞翻。翻同音。卽一字也。然後世以黃屋左纛爲天子之車。（見史記高帝本紀）

可知籬爲神車之飾。而非舞者所持以指麾也。由神車之飾。變而爲天子之車之飾。較爲近理。由舞者持以指麾之具。變而爲天子之車之飾。殊不可解。卽此一字。可爲宛丘是巫詩之證。考之漢儒之言。證之陳風之自身。其爲巫歌可無疑矣。孰謂國風中無巫歌哉。再不然。卽如朱子之言。以爲其詩乃詠男女戀愛之事。然仍可謂之巫歌。卽巫覡唱此豔歌以祀神。亦猶今日鄉村迎神賽會演劇祀神。其劇中亦有演男女戀愛之事者。如是情歌也。亦卽巫歌也。

春潮

(獨繭生)

(一)

點染世界一切的愛神啊！

詩人爲你流淚了。

(二)

這也值得嘆息嗎？

僅僅是花殘月缺。

(三)

簫聲一縷，

把沈寂頓時衝破。

但是我的心呢？——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邯鄲夢

嘗憶故老爲予言臨川遺事云。江陵欲貴其子。求天下名流以厭羣望。有以鬱輪袍故事動臨川者。臨川不受。既過一友家。某亦名士。臨川言之。某色動。臨川曰。欲之耶。某曰。如後日何。臨川曰。果爾。公則有疏。私則有書。可以報相公也。其人果得元。遂以書力諫而去。若臨川者。亦可爲狂流之一柱也。其作邯鄲也。義形於外。情發於中。冀欲改末俗之頹風。消斯人之鄙吝。一歌之中。三致意焉。烏乎。臨川意念遠矣。豈惟臨川。古之人皆然。鶉首之剪。翟犬之賜。亦當時君子瞻念宗周。興懷故國。怪夫強暴如秦。何以一天下。悖逆如趙。何以享晉國。涕之無從。不得已而呼天笑曰。此必醉天爲之。此必夢天爲之。史臣不

察。載之冊簡。後人信之。遂爲美談。千百年仁人志士之苦心。湮滅盡矣。甚至有借昔人之寓言。助二氏夢幻泡影之說。將使天地間有形有跡之物。大丈夫莫大莫遠之任。一切付之雲飛煙散。酒闌夢覺間。於戲。有是理耶。物之有生必有死也。有始必有終也。二氏畏之而思辟之。辟之不得。乃設爲妄誕之詞。以炫惑當世。吾儒之道。與天地同其健。與日月同其明。與山川草木魚龍鳥獸同其變化。且天賴以成。地賴以平。日月賴以明。山川草木鳥獸魚龍賴以咸若。有物必終。有形皆死。而吾道獨無窮極也。其可誘之一夢已耶。(確菴遺稿)

紫釵記

紫釵記最得手處。在觀燈時。卽出黃衫客。下文劍客。自不覺突。而中借馬折避。卻不出。便有草蛇灰線之妙。稍可議者。既有門楣絮別矣。接下折柳楊關。便多重疊。且墮惡套。而款檄折兩使臣皆不上場。亦屬草率。(藤花曲話)

無名氏點絳脣。秋千詞云。蹴罷秋千。起來整頓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見客入來。機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徐士俊云。入若士紫釵記。山谷浣溪紗。佳人詞末句云。今生有分向

伊麼。徐云。入紫釵。胡浩然傳言玉女元宵詞云。一夜東風。不見柳梢殘雪。御樓煙煖。對鰲山結采。簾鼓向曉。鳳輦初回宮闕。千門燈火。九達風月。繡閣人人。乍嬉游。困又歇。艷妝初試。把珠簾半揭。嬌羞向人。手撚玉梅。低說相逢長是上元時節。徐云。結數語入紫釵。(慕猗室曲話)

繡襦記

白行簡李娃傳。汧國夫人李娃。長安娼也。天寶中。常州刺史滎陽公有子弱冠應秀才舉。父豐其給。自毘陵發。抵長安。因游東市。至鳴珂曲。見娃憑一青衣而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從者勅取。交累眄睇。情甚相慕。他日密徵於友。盛賓從往諧歡好。並徙囊橐止其家。囊空。粥駿乘及家童以繼。歲餘蕩然。娃母意怠。設詐計給生他出。徙宅去。生往來徵詰。戚戚亡歸。弛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皇惑發狂。罔知所措。反舊邸。搆疾甚篤。邸主遷之於凶肆中。肆人傷歎而互飼之。漸起。令執總帷獲值自給。每聆哀歌。效之曲盡其妙。於天門街乘娶申喉。與人校優劣。生父方入計在京。所隨老豎見之。遽持其袂至父所。父怒其辱門。至曲江東。褫衣。以馬箠鞭之斃。棄而去。其教歌師令二人往瘞。心猶微熱。荷以歸。經宿乃活。而撻處潰爛穢甚。同輩復惡而逐焉。遂持破甌巡閭里乞食爲事。一旦大雪。生冒雪乞。聲甚

苦。經娃之宅。生不知也。娃辨其音。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癩。殆非人狀。遽前抱頸。以繡襦擁而歸之。母大賦。趣令迫逐。娃侃詞諍。且以積貲自贖。與生稅屋別居。勸以溫習業。三歲業大就。一赴禮闈。登甲科。再應直言極諫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時生父由常州拜成都尹。生投謁。大驚。命登階。附背慟哭。於是父子如初。娃先自請去。父命留於劍門。築別館處之。尋遣媒氏。備六禮迎爲夫婦。生後歷仕數郡。娃封沂國夫人。按此與今劇場所演。事事相符。惟傳不著名。而今云李亞仙。鄭元和乃別見於元石君寶花酒曲江池劇。其殺千金五花馬取板腸以供妓饌。則以元王元鼎與郭順秀事牽入。(通俗編)繡襦記傳奇。曲江池雜劇。皆鄭元和李亞仙事也。元和之父曰鄭公弼。爲洛陽府尹。繡襦記作鄭儋。爲常州刺史。各不相符。曲江之張千。卽繡襦之來興。曲江以元和授官縣令。不肯遽認其父。繡襦則謂以狀元出參成都軍事。父子萍逢。兩劇雖屬冰炭。要於曲義無關。惟亞仙刺目勸學一事。繡襦極意寫出。曲江概不敘入。似乎疎密判然。第雜劇限於四折。且正名以李亞仙花酒曲江池爲題。似此閒筆。亦可無庸煩縷也。(藤花曲話)

吳中鄭山人盧舟。名若庸。有雋才。少駟俠。多作犯科事。因斥士籍。避仇中州。趙王禮之。令彙萃諸書。各

分事類。事稍秘者錄之。凡二十年而成。名曰類雋。王弼州爲之序。又二十餘年。吳中俞山人羨長名安期者。復集唐人類書刻之。名類函。李云杜爲之序。鄭書稍及唐以後。俞書則止於隋。間及唐。鄭惟綴本事。而俞則旁收他文。二書俱有功藝苑。亦布衣之豪也。類雋全資朱邸。以故易成。類函則徧於友朋以及妓女方外。靡不捐資助之。大爲時流所厭苦。俞雅慕鄭書。每謂予以未及見爲恨。予近購得。則類函已大行矣。鄭愛填詞。所著繡襦玉玦諸記。及小令大套。俱行於世。俞詩自雄譚。近日詞人以幽秀勝之。遂稍稍見訕。名以之頓減。(敵帚軒剩語)

玉玦記

鄭虛舟若庸。余見其玉玦記手筆。凡用僻事。往往自爲拈出。今在其從姪學訓繼學處。此記極爲今學士所賞。佳句故自不乏。如翠被擁雞聲。梨花月痕冷等。堪與香囊伯仲。賞荷看潮二大套亦佳。獨其好填塞故事。未免開餛釘之門。辟堆垛之境。不復知詞中本色爲何物。是虛舟實爲之濫觴矣。乃其用韻。未嘗不守德清之約。虛舟尚有四節記。不足觀已。(三家邨老委談)

焚香記

明王玉峯撰。玉峯松江人。佚其名。統略櫟栝滿庭芳云。濟寧王魁。椿萱早喪。弱冠未結姻親。赴禮闈

不第。羞澀寓萊城。偶配桂英。敷氏。新婚後。神廟深盟。試神京。鰲頭獨占。金壘起奸心。爲奪婚不遂。將家

書套寫。致桂英自縊亡身。幸神明折證。再得還魂。徐州破賊。聞家難。兩下虛驚。神譔統兵。萊陽解寇。重

會續前盟。詩云。辭昏守義。王俊民。捐生持節。敷桂英。施奸取禍。金曰富。全恩救患。神將軍。按此本爲王

魁翻案而作。王魁劇之始也。宋人有王魁一本。元葉子奇草木子云。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

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盛行。及當亂。北院本

特盛。南戲遂絕云云。元江浙行省務官真定尙仲賢。有海神廟王魁負桂英雜劇一本。明初楊文奎有

王魁不負心雜劇一本。均見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又無名氏王魁傳奇一。見明沈璟南九宮譜。王

魁劇曲源流。大致如此。惜均鮮傳本。其關目無從對勘。然雜劇既有楊翻尙。此殆翻南曲古傳奇耶。

(沈譜所收王煥王魁韓壽陳巡檢。皆古傳奇也) 本傳第二十四構禍一齣。紫花兒曲有云。喜李兒

幾番搭救。李兒是元雜劇中語。當是借用舊本。由此以推。則古曲之采入本傳者。應不少也。南九宮

譜曰。刷子序又一體。收散曲集古傳奇名。有云王魁負倡女亡身。注云。此諸傳奇。今惟東窗趙氏二記

存耳。惜哉。王魁舊本。沈伯璞已不及見。今沈譜所收王魁傳奇。又不知與舊本如何。移錄於此。正宮長生道引云。三鼓將傳。誰家長笛頻吹。此景教人怎存濟。神思自覺昏迷。珊瑚枕上。並根同蒂。放嬌癡。恣歡娛。如魚如水。釵橫鬢亂不自持。嬌無力倩郎扶起。(合)我和伊做學鴛鴦。共成一對。願得誰樓上漏聲遲。(譜四)商調熙州三臺云。晚來雲淡風輕。窗外月兒又明。整頓閣兒。新飲三盃。自遣悶情。換頭云。久聞情館芳名。猛拚一醉千金。活脫似昭君。行來的便是桂英。(譜十八)此曲譜題王魁注云舊傳奇非今焚香記據此則此傳爲伯璞所曾見知作者行輩在沈前也)雙調十二嬌云。伊家恁的嬌面。俏如閨苑神仙。終不漾了甜桃去。尋酸棗。再吃添。(合)同往聖祠前。雙雙告神天。(譜二十)泛蘭舟云。鎖日花前酒畔。狂蕩煞迷戀。春闈赴選音傳。恩愛惹離怨。天付姻緣。一對少年。爭忍輕散。心事待訴君言。(譜二十一)以上四曲。珍如片羽。而尙楊二家之作。並此亦不之得。大可惜也。本傳桂英爲謝公繼女。按舊傳桂英取擁項羅巾請詩。生題曰。謝氏筵中聞雅唱。何人夏玉在簾幃。一聲透過秋空碧。幾片行雲不敢飛。是其所本。按本事魁既負桂英。桂英自刎死。報魁於南都試院。魁母召道士馬守素醮之。守素夢之官府。魁與桂髮相繫而立。有人戒曰。汝知則勿復醮也。後數日。魁竟死。本傳既係翻案。故

特捏金壘改書。爲王魁開脫。以致神攝明冤。還魂再合。而第十二錢別齣中。有剪髮一段。第四十會合齣中。復及青絲。皆依本事魁與桂髮相係生情而反用之耳。然魁唱第後。桂有賀詩。本傳不能采入。未免有遜色矣。以金壘開脫王魁。與王辰玉鬱輪袍劇。以王推冒名。開脫摩詰。同一機杼。然摩詰才子。事出曖昧。爲古明冤。或非苟作。魁既非其倫。何煩作此狡獪。開筆浪墨。胡不自惜如是。是殆因楊氏之舊。更易北曲。以就南腔。如李日華之作南西廂。不忍古名曲淪亡。且藉以是爲梨園增一劇本耳。焚香記鬱輪袍。作者皆王氏。又皆爲王氏翻案。如此巧合。亦詞場談助也。(慕猗室曲話)

焚香記寄書折。關目與荆釵記大段雷同。金員外潛隨來京。孫汝權亦下第留京。一同也。賣登科錄人寄書。承局亦寄書。二同也。同歸寓所寫書。同調開肆中飲酒。同私開書包。同改寫休書。無之不同。當是有意勦襲而爲之。(藤花曲話)

(未完)

勞苦世界

原名 Hard Times
原著者 Charles Dickens

伍光建譯

第三卷 收穫

第六回 星光(續)

醫生問他們幾句話。衆人商量過。答了他。很着急的望着醫生。醫生搖頭。這時候太陽已下山了。大衆商量之後。還是上來的那個人帶些酒。還有幾件零碎東西。再下井。換了那一個人上來。當下醫生指揮。叫人搬一種格子牀。墊了些乾草。鋪了幾件臨時脫下來不穿的衣服。醫生拿了幾條圍頸巾。手帕

之類。扭好了。教下井的人怎樣的施用。天已黑了。點起火把來。據從井底上來的人說。那跌落井的人。是跌在一大堆碎磚碎瓦垃圾上。受了重傷。跌下去的時候。又受井邊突出來的石塊所傷。現在是仰睡着。拐過一隻手在背下。那受傷的人說。自跌下來之後。曾經動過那隻可以自由的手。往口袋裏掏出些麪包和肉吃。又久不久用手掌屏些水喝。除此之外。他跌下來之後。就沒有動過。受傷的人又說。他一接着信。就從他作工的地方動身。一路都是步行。他是天黑後。向班特比別墅走。因為人家冤枉他。他要急於抄近先報到。故此黑夜冒險。走這危險的地方。那下井上來的人。又說。這個井名叫老地獄井。真是名稱其實。雖然司提芬現時還能說話。但是不久。就活不了。等到各樣都預備好。這個人又下井。過了一會。絞盤又停了。那轉絞盤的人。兩手還是抓牢絞盤的棍。彎着身子往下看。預備倒絞。過了一會。井底發了暗號。衆人用力倒轉的絞。這時候繩子墜得很緊。絞盤轉動有聲。過了一會。把兩個人絞上來。一看見這個跌傷的人。不由得心痛頭暈。衆人無不歎氣。露出極憐憫的神色。婦女們見了。放聲大哭。有幾個人輕輕的把司提芬放在乾草上。只看見是一堆一團。那裏還有什麼人形。起初只有醫生在他身邊。別人不許走近。醫生也只能把他放好。用東西蓋住他。請西西勒奇過來。這時候

司提芬可怕的臉向天望。那隻受傷的右手擺在外。這兩個女子給他水喝。用水潤他的臉。灌了他些酒。司提芬這時候雖不動。兩眼望天。微笑。說道。勒奇。勒奇蹲在他身邊。低頭看他。他又說道。勒奇。我的寶貝。勒奇拿他的手。他又微笑。說道。不要放手。勒奇說道。我的寶貝司提芬。你覺得很痛。他說道。我痛過了。現在不痛。我受過恐怖。受了許久的孤寒。現在都完了。勒奇總是一團糟。始終都是一團糟。現在年老的人都曉得。這個煤井裏頭。不知死過幾千幾百人。所死的人。或是人家的父親。或是人家的兒子。或是人家的兄弟。全家靠他們養活的。我也陷在這個煤井裏頭。煤井裏頭充塞滿了毒氣。殺人比打仗還要利害得多。我也陷在煤井裏。我曾讀過煤工們的呈子。哀求立法機關的人們。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不要因挖煤而殺人。留下他們煤工們的性命。好叫他們養妻活子。工人們愛妻子。也同他們大人先生們愛妻子是一樣的。煤井裏頭。有工作的時候。是殺人。無工作的時候。原可以不殺人了。還是一樣的殺人。你曉得的。可以不必殺人。還是殺人。不是這樣殺人。就是那樣殺人。無一天不殺人。真是一團糟。司提芬說這話。聲音很低。他算是一篇普通話。並不向什麼人生氣。他又說道。勒奇。你還記得你的小妹妹麼。你是永不能忘記他的。現在我同你的妹妹相離不遠了。你更忘不了他。你是個忍

耐受苦的人。你曉得的。你的妹妹病了。坐在窗口。你怎樣的辛苦。爲他作工。他因爲在家吸的惡空氣太多。得病死了。真是一團糟。永遠是一團糟。這時候路伊沙走到他身邊。他卻看不見他。又說道。假使不是一團糟的話。我就可以不必到這裏了。假使我們工人幫裏頭。不是一團糟。我的工友們。又何至於誤會我。假使班特比明白我的意思。他就不會同我生氣。疑心我。勒奇。你向上看。你向上看。勒奇跟着他眼看的方向。曉得他望着一顆星。他很誠篤恭敬的說道。這顆星子。當我在井底受痛楚的時候。星光常照我。照入我心裏。我看看這星子。心裏想到你。希望我一團糟的心變清楚些。若是人家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卻也不明白別人的意。我接了你信的時候。我很容易就相信。那位太太對於我所說的話。所作的事。和他兄弟對我所說的話。所作的事。是串通好了的。兩個人陰謀陷害我。我落在井裏的時候。我對於那太太。很生氣。我很疑他。同他人疑我一樣。但是我們作事論事。要忍耐。當我受痛苦的時候。星子照我。我望着天。心裏覺得清楚些。我就作臨死的禱告。但願天下人。彼此相待。都要明白彼此的意思。彼此就可以親近些。不要同我這樣不中用。被人誤會。路伊沙聽明他這番話。走過勒奇的對方。也折腰向下看。使他看見。他有會子不響。隨後說道。太太。你聽見我的話。我並未忘記你。路伊

沙說道。司提芬。我聽見了你的禱告。就是我的禱告。他說道。你有父親。你可以替我傳給我。的口信。麼。路伊沙有點恐怖。說道。我父親也在這裏。你願我請他過來麼。他說道。煩你請他來。路伊沙和他父親走回來。父女兩人手拉手的低頭看他那嚴肅的臉。他說道。先生。你可以同我洗刷清楚。恢復我的好名譽。使天下都曉得。我交代下。請你去作。加拉覺得爲難。問道。我怎麼樣作呢。他答道。先生。你的兒子。可以告訴你怎麼樣作。你問他。我不告發人的罪。我一句告發人的話也不留在我身後。有一天晚上。我見過你的兒子。同他說過話。我不過請你替我洗刷。我信托你替我作。這時候。醫生很着急的。要把司提芬擡走。擡他的人。也來齊了。那些拿燈籠火把的人。都站在輦床前頭。快要擡走的時候。司提芬又望着星。對勒奇說道。我覺得清楚的時候。看見星光照我。我想這就是照救世主回家的那顆星。我常常想。就是這顆星。他們這時候把他擡起來。他很歡喜。以爲他們向那顆明星所引的那條路走。他說道。勒奇。我所愛的姑娘。不要放手。我的寶貝。我們今天晚上。可以同散步。勒奇說道。一路走我抓住你的手。跟在你身邊。他說道。上帝保佑你。我請那一位拿東西蓋住我的臉。他們把他輕輕的。慢慢的擡走。走了許多路。勒奇抓住他的手。一路都是很寂靜。很少人低聲說話。再走些時。他們擡的是個死

人同走的人。是送殯的人。那顆明星指示司提芬。找貧人的上帝的大路。

第七回 捉狗子

話說那圍住老地獄井口的一羣人。快要散的時候。內中有一個人。先溜了。班特比和他的影子（指狗子注）站的地方。不近着路伊沙。路伊沙扶住他父親的膀子。另站在一處。班特比兩個人。另外站在退後一處無人站的地方。當司提芬請加拉說話的時候。西西是樣樣都很留心的。溜到狗子身後。附耳對他說了些話。狗子也不掉過頭來。同西西商量了一會。就溜丟了。故此井口的人。未動之前。狗子先走了。他父親到家之後。送個口信到班特比家裏。叫兒子立刻來。送信的人回來說。班特比在井口人隊裏。找不着他。以後也看不見他。以爲他在石屋。路伊沙說道。父親。我看他今晚是不回到市上來的了。加拉聽了。掉過頭。不再說了。第二天早上。銀行開的時候。加拉自己走到銀行。看見他兒子不在他向來辦事的地方。就向一條街上走。截住班特比說。因爲有些事。現在不必問。將來不久再解說。因爲有事。要他兒子出外多少天。又說。要同司提芬巴拉浦洗刷清楚。他不是賊。要宣布真賊的名姓。班特比聽了。很感亂。他的丈人說完。走了。他還站在街上不動。滿肚怒氣。漲大了。好像一個肥皂泡。不

過沒肥皂泡那樣好看。加拉回家。一個人在書房。把門鎖了。一天也不出來。西西和路伊沙去敲書房門。他不開門。在房裏說道。我的寶貝們。我現在不能開門。晚上再說吧。到了晚上。他們又來敲門。他又說道。現在還是不能。明天再說吧。他一天沒吃飯。到了天黑。連蠟燭也不點。到了夜深。他們還聽見他走來走去。的脚步聲。到了翌日早上。他卻按着時候坐在他的老地方。吃早飯。他這時候很現出老態。背是駝了。頭也垂了。卻是比他從前只知道世界上只有事實的時候。人是明白多了。比從前好得多了。他未出房之先。約定時候。叫他們進來。吩咐好了。垂頭喪氣的走了。到了約定的時刻。他們兩個人見他。路伊沙先說道。父親。你還有三個小孩。他們是兩樣的。上天助我。我將來也還可以變作兩樣。路伊沙伸手給西西。好像是也要西西相助。加拉說道。你看。你那個壞兄弟。陪你到工人家裏去的時候。他就把行竊的事布置好了麼。路伊沙答道。父親。我恐怕是的。我曉得他很等錢用。他已經用了許多錢了。加拉說道。那工人快要走了。他就想法叫人疑心是工人偷的。路伊沙說道。我看他坐在工人屋裏的時候。忽然想出這計策。原是我先有意去。叫他陪我去。並不是他先有這意思的。加拉問道。他同工人說過幾句話。他會否拉開他說話。路伊沙答道。他把他拉到門外。後來我問他。爲什麼拉工人

出房門。他說了些好聽的話支吾我。從昨晚以來。我追憶從前的情景。我想出來。他們兩人商量過事。他父親問道。你告訴我。你是否以爲你哥哥所犯的罪。是黑暗到極點的大罪。同我所想的一樣。路伊沙有點遲疑。說道。父親。我恐怕他一定借我的名字。或用他自己的名字。對司提芬巴拉浦說過些什麼話。故此司提芬相信不疑的。老老實實。走去作他生平未作過的事。一連三四天晚上。在銀行左右徘徊等候。他父親答道。這是很對的。這是很對的。加拉用手遮臉。有一會子不說話。隨後歇過來。說道。他現在躲在那裏呢。有什麼法子找他呢。用什麼法子逃開。免受刑罰呢。我未宣布失竊的實在情節之先。不過只有幾點鐘。我們怎樣找他。只要我們找得着他。又不要別人找着他。就是花了一萬鎊。也辦不到這件事。路伊沙說道。西西已經辦了。加拉擡頭看西西所站的地方。現出很感激的神氣。說道。我的孩子。常常都是你。西西看看路伊沙。說道。昨天之前。我們就有些怕。昨天晚上。我看見你在那輦床的旁邊。又聽見你們說的話。（我常常在勒奇身邊）我當無人看見我的時候。我就走到安瑪背後。對他說。你不要看我。你看看你的父親在那裏。爲你自己起見。爲你父親起見。你趕快逃罷。

（未完）

熱症及喘咳服嬰孩



許西湖君
之公子

自己藥片得獲治愈

福建廈門寶記洋行許西湖先生聲稱嬰孩自己藥片為嬰孩最妙之聖藥其來函聲明如左云

啓者客年七月內人產一男兒滿月外時患熱症及哮喘服藥無效後承敝友蔡君介紹購辦一瓶照仿單與小兒服用未及二瓶其熱即退再服一瓶哮喘經已痊愈功效之速令人欽佩實乃嬰孩最妙之聖藥特此數言以鳴謝悃嬰孩自己藥片正是嬰兒及小孩之靈藥專治 小兒寒熱往來 胃弱不化 大便秘結 肚痛腹瀉 驚風痰厥 出牙各症 蛔蟲等患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收用郵票

衛生小書奉送 敝局印有精美

嬰兒康強指南如欲索取即需寄一明信片填寫姓名住址莫不立即原班郵送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小 113 (11)

閣下之肝及腸胃必需有順序

各種疾病大半由大便祕結所釀成因逐日應去之渣滓滯留腸內醱成毒輸入血液故也或者因肝經失和膽汁不調以致肝火上升致令疾病頭痛等患欲令大便有序腸胃清潔肝經和平莫妙乎紅色清導丸也即如山東高密單子鈺先生來書云



鄙人今春忽患肝經失調日益劇重於是頭痛便閉諸恙相繼叢生多方醫治終鮮功效繼而試服紅色清導丸遵照仿單所載每於臨睡之前吞服此丸三粒次日即大便通暢頭痛漸輕連服一瓶諸病盡失痛楚皆減飲水思源皆紅色清導丸之所

賜也特肅蕪函藉誌感謝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清導丸一瓶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一概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投稿簡章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小說世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里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里五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酌用文言
三 若寄稿者請書明
四 投寄原稿請附原稿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五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六 稿中如有不雅之詞者原稿恕不退還
七 稿中如有不雅之詞者原稿恕不退還
八 稿中如有不雅之詞者原稿恕不退還
九 稿中如有不雅之詞者原稿恕不退還
十 稿中如有不雅之詞者原稿恕不退還

定價表 廣告價目表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冊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四分 國外一分	定價	
			全年	半年
			五十三元	二十五元五角
書價連郵費		國內	國外	
		四元六角	二元三角	

新報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特等	底封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及底封	四十八元
上等	封面及底封	二十四元
普通	封面及底封	十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 如有詢問事件 或更改住址 通信務將 定單號數 姓名 定戶 姓名 在何處 寄何處 四項詳細 開明方可 遵辦實錄 定戶太多 簿籍繁重 非此四項 無從檢查 難免仍有 誤寄特先 聲明

兜安氏止咳藥片

止咳



咳嗽喉管炎喉
 癢聲啞喉嚨刺
 激諸患治以此
 片最有效驗而
 於唱戲者尤宜
 每瓶洋七角 每打洋七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